

蒙古調查記

東方文庫第十種

誌社編印
書館發行



蒙古調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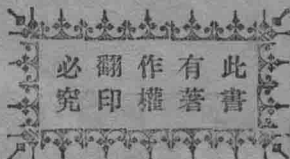
東方雜誌
二十
週年紀念
刊物

Explorations in Mongolia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三號



（東方雜誌社）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目次

內蒙古人民之生活狀況

序言

一、蒙古及內蒙古之意義

二、內蒙古之人種

三、語言文

字

四、人民之階級

五、衣服

六、飲食

七、住居

八、嫁娶

九、喪葬

十、祭祀

十一、禮儀

十二、歲時

十三、交易

十四、奴婢

十五、娛樂

十六、宴會

十七、衛生

十八、生計

十九、教育

二十、狩獵

二十一、牧畜

二十二、宗教

二十

三、家常事

二十四、雜俗

庫倫寫真

五九

鄂爾多斯遊紀

八三

內蒙古人民之生活狀況

王華隆 著

序言

內蒙形勢高峻，扼據邊牆，包內地之北部，爲天然之屏藩。今分爲熱河與綏遠三道，各駐將軍道尹以統轄之，實爲控馭邊陲之至計。蓋熱河爲京奉之中堅，與綏遠乃秦晉之肩背，綏遠則燕晉三秦之上游也。遼金因之以蹂躪中原，雄踞黃河以北。滿清入關，亦惟科爾沁等之疏附奔走於前，喀刺沁等之嚮導內應於後。察之地理，證諸歷史，固形勝之地也。左文襄『保蒙古』即所以保北京』之言，良有以也。今則南下北進之政策日急，而內蒙之風雲益緊。以言邊防，動多棘手；然有不能不防者在。防之必先熟悉其生活狀況，民情風俗，彼此各異，知其不同之點，然後於交涉上實業上始能導其利，防其害，以佔優勝之地位；否則互相隔閡，措施不易矣。華隆遵

西人，生長邊疆，常遊蒙境。爰就見聞所及，綴錄成篇，以供關心邊事者之參考。惟以倉卒成稿，疏誤之處，所在多有；尙望博雅，匡我不逮。遼西王華隆識。

一 蒙古及內蒙古之意義

我國新疆之東，內地之北，奉天黑龍江之西，俄屬西伯利亞之南，有廣大之地域，是曰蒙古。蒙古之名，自其住民之稱而來；成吉思汗係出自蒙古族，（或稱蒙兀族）其部族蕃衍於此地，故稱之曰蒙古。中有戈壁，東西橫亘三千餘里，劃蒙古爲兩部：北曰外蒙古，南曰內蒙古。本編專紀南部蒙民生活之狀況，因以爲名。

二 內蒙古之人種

內蒙古之人種，爲黃色人種。細分之，則烏拉爾阿爾泰系統（卽北方系統）蒙古族中之喀爾喀族也。近來移民日增，而漢滿蒙之混合種日多。人民之體格，雖不甚

奇偉，而健強者實居多數。男女幼齡亦婉美；及年長，姿容頓變，甚至醜陋，不能如昔，亦氣候使然耳。其頭形稍廣。面貌扁平。顴骨高突。鼻低且廣。髮黑而直。膚黃而褐。眼爲特有之蒙古眼，形傾斜；俗語云，「直眼韃子」。（俗稱蒙古人曰老韃子，蒙古人稱漢人曰老蠻子）其目之不美，轉動之不敏，蓋可知矣。性質粗樸，耐勞苦，勇猛而好殺，儼然有太古風。惟邊城北帶，雜居地方之蒙民，性情習尚，多受漢族同化，與北部（指山嶺附近及大沙南帶地方而言）迥乎不同。名上多冠漢姓，命名亦取漢字之義，姓氏以吳白岳爲多，殆由遊牧向農耕進行之過渡時代也。按漢滿蒙回藏皆爲黃色，胥屬同種，四千年來混化久矣；自血統上觀之，孰能別焉？五族爲華，悉稱華人可耳。

三 語言文字

內蒙古之語言，其組織同於日本語、滿洲語；音聲低濡，有母音七，子韻十七，二重

韻五，喉音及氣音頗多，爲烏拉爾阿爾泰系統中之喀爾喀語；由複音而成，如左表：

漢語

蒙語

漢語

蒙語

天

騰閣里

地

生及

日

拿林

月

沙林

先生

巴個斯

學生

協必

蒙古初無文字也。成吉思汗時代，習用土耳其族之練伊奇哥爾文字，是爲蒙古用文字之始。及世祖時，西僧帕克巴，變化藏文，製蒙文字母四十一個。是爲蒙文之始。彼此互相併合成音，綴合之法，與羅馬相似。西藏經典，至此遂有蒙文譯本，而高僧仍用藏經。現今之蒙文，爲元末所確定者，字頭一百零四個，蓋孳乳寢多也。其文自左而右，縱行。文章以其爲添着語，附於語根，用種種之助辭。排列方法，先名詞，次助詞，最後爲動詞。數目字不如漢字之簡易，回文阿刺伯數目字之通行。其文牘間，僅能述政治之大路，而不能譯理科之科學，是以蒙昧而不克進化也。

四 人民之階級

內蒙人民，可分三級：一台吉，塔布囊，二喇嘛，三黑人。

台吉者，太子之轉音，其始惟蒙古王公子弟稱之；明清代則變爲爵位之名，以授元裔，位次輔國公。秩分四等：頭等台吉，秩二品；次則三品；最下爲四品，卽襁褓中亦皆爲四品秩。塔布囊者，爲元代貴戚之裔，位秩與台吉同。惟土默特、左翼旗、喀刺沁三族有此爵，餘均稱台吉。二者皆係貴族，最有權勢；清代每歲均輪班入京。富家蓄奴三四百戶，牧畜數千頭，貧者亦有奴婢二三戶云。

蒙民迷信頗深，視喇嘛爲神聖。高級喇嘛，勢傾王公，教務之外，或兼領政權，經營蒙古者不可不注之意也。

蒙語謂貧民曰黑人，凡滿漢之土著，及往昔貴族奴隸之裔，與蒙人之非喇嘛者皆屬之；舉動悉聽王公喇嘛之指揮，毫無知識，有若上古之民。

五 衣服

內蒙人民，居邊城北帶地方者，衣服多摹倣漢式，無大差異；漸北而漸粗野。王公著官服補褂袍套，略同清制，帽上猶綴紅藍白各色頂子。富人冬則輕裘，夏則錦帛。一般人民衣服用棉布，形式寬大，腰束條帶，繫以火石、煙袋、鐵箸、食刀、木碗等物；冬則著老羊皮褂，並不上布面皮帽，皮領、皮襪、皮手套，無不為禦寒之妙計。近來交通稍便，內地之氈鞋輸入，厚半寸，形式粗笨，為踏雪之寶筏，帽形平扁，緣反摺而上，亦有尖形者。夏日天氣炎熱，多有僅著長衫，或繫圍裙於腰，而不著褲者，赤足遊走，尤為慣事。喇嘛喜紅黃二色，高級喇嘛著黃衣，戴黃帽，小喇嘛衣紫衣，履布靴，誦經時，多以黃或紫色布斜被肩上，兩端下垂，名曰偏衫。女子服寬袖闊裙，將及地，穿耳孔而墜耳環，編髮為一辮，垂背後，嫁則束髮為髻，飾以金碧，猶中國之有個步搖，顏抹白粉，更點燕支，實非本來面目。即漢代匈奴歌「齊我焉支山，使我匈奴無顏色。」一

語觀之，亦可知其自古有好美之心。刺繡雖無江南之工緻，而堅實可用。大興安嶺東南部，女工稱巧，靴帽荷包，多由自製。就中以靴鞋底爲佳。製法用布（多白色）折疊數層，以線紮實之，聯絡縫固，號曰千層底（或千層板）。中國之有靴，實趙武靈王變胡服時，由塞北所傳來者也。

六 飲食

內蒙古人之飲食料，以獸肉，乳類，麵粉，茶，酒爲大宗；視魚鳥肉爲穢物，不喜食之。頗嗜煎茶，飲時和黃油，鹹鹽，沃以沸湯，飲量或至十六碗。家多畜羊，有全羊席，巧於用刀；食量大者，一晝夜或盡羊一頭，普通以一羊腿爲常例。我國由南而北，食量恰爲遞昇式，實卽北強南弱之主因。至於鹿尾，駝峯，山兔，野雉，稱爲此邦之珍味，非特別宴會，不常用也。（土人謂冬食駝肉能禦寒）好酒者頗多，飲不度量，往往醉於酒館，席地臥，口鳴嗚若念經，若罵人，見者無不笑之。內蒙人民通常之飲食若此，然地

域廣大，物產不無異同，食料即因地而少殊。邊城北帶，逐漸開墾，盛產穀類；故日常食料多用高粱米及雜糧，用乳類者較少。大嶺附近，羣山糾紛，不適農耕，穀類罕有。戈壁南帶，沙堆起伏，（俗呼之曰沙坨子）間有水草，只可牧畜；故此地人民，多食獸肉，（牛羊爲多）食乳茶，至小麥粉乾饅飩，非王公高級喇嘛，鮮有用之者。茲述其乳品及其他主要食品之製法如左：

乳皮（奶皮子） 搾取之乳，謂之生乳，飲之易致下痢，必入乳釜中，以火煎煮，沸二三次以上，則成爲熟乳；此時脂肪分凝集上浮成皮，是爲乳皮；乃乳中之精華，最爲貴重，款上等客多用之。

牛酪 色清澈若水。製法先置牛乳於器中，及其腐敗，水分溶解，然後入金屬罐中，（多用鐵罐）以土泥封固其口，徐煎之。罐上有細管，管之一端垂下，入瓷盤中，（盤之位置低於罐數尺）乳經火煎，自管端下滴入盤，是爲牛酪；和炒米（詳後）食之最佳，蒙人多用爲贈答品，邊城北帶地方，市場有販賣者，每斤價百五十文至二

百文不等。

奶豆腐 乳汁強煎，俟水分除淨，置器中曬之，以刀切爲塊，形如豆腐，是稱奶豆腐；恆備之以禦冬，且便於儲藏攜帶，故旅行家及行商恆珍重之。

乳酒 盛乳汁於皿中，使之醱酵，恰如製造燒酒，是名乳酒；色清若水，無味無臭，如飲醇醪，不覺自醉，蒙民酷嗜之。

乳茶 邊城附近地方，蒙民飲茶之法，與華人同。大興安嶺山嶺及戈壁南帶之蒙民，平生未見飲茶者，遂自作飲法，甚爲奇異：於茶（茶全由內地輸入）中和牛乳鹹鹽，謂之乳茶，亦稱奶子茶，又稱蒙茶。煮肉時亦加茶。胡飲胡食可哂也。

炒米 製法：將稔子（即糜黍，黍屬之不黏者，亦稱散糜子）置鍋中，煮熟取出，曝以日光使之乾。或炒乾之，然後以碾去其皮糠所餘之粒，是爲炒米；藏之久不壞，和牛乳白糖，用沸水沖而食之。每日一次，卽不覺餓，誠旅行家及行商必備之食料，兵士尤珍視之。

牛乳炒米，爲蒙人食品中之最貴者。凡王公之宴會，以及富家之款客，桌上必先置炒米白糖牛乳各一碟，食畢，然後大餐；又常以此二者爲贈禮，其珍視之意可知。乾肉 內蒙從事畜牧，馬牛羊鷄豬等家畜既多，而又好獵鹿兔野鳥山雉等，所獲者亦不少，日常食品，於焉是賴。就中以羊肉爲最普通，全蒙悉用，爲數極多。雉兔亦不少，烹食之外，尤常乾其肉，以備不時之需，是爲肉乾。

薪材 內蒙家畜既多，糞粕到處多有，是爲薪材中之最普通者。羊糞乾者易於燃燒，火力較強，用以鍊鐵，效與煤同。邊城附近地方，多用秫秸，西喇木倫河流域及札賚特地方，多用木材。漠南乏水草之地，不適遊牧，獸糞難得，則有灌木叢生，以供採伐；天之配劑，誠有不可思議者矣。

七 住居

內蒙地域廣汎，人煙稀少，起居氈幕，極爲簡陋，上古草昧之遺風，蓋猶存焉。然漢

蒙交通，遂漸開化，家居之華質，亦未可一概論也。分述如左：

(一) 穴居 上古穴居而野處，今內蒙猶有此風。或依沙丘，或傍土崖，鑿地爲穴，棲息於內，俗謂之土窰。其形式方圓互異，概以黏土葺茅藁爲覆蓋，穴內鋪毛氈，以爲冬令禦寒之妙計。今察哈爾部猶有穴居者，愈北愈陋，更無論矣。

(二) 陋室 內蒙東部，漢滿移民日多，蒙民漸漸進化，架築家屋，多用木石甃瓦。數十戶或數百戶之村落，所在恆有，大小市鎮，商賈雲集。但規模狹陋，污濁不潔，豬羊圈，馬牛棚，建於住室近旁，圈棚外積畜糞如小邱，四周圍土，石牆，牆外植樹，（多榆柳）樹上懸白布，布上書經文，風徐吹布飄揚，遙望之若萬國旗然。

(三) 蒙古包 遊牧之民，棲息帳幕，以其便於逐水草也。帳幕之中，有一種圓形者，特稱之曰蒙古包。此爲內蒙最普通之住所，有移種固定二種。前者以錫林郭勒盟爲多，後者則昭烏達盟爲多，大小不一，構造法略同。通常高度約在十丈十五尺之間，就地劃直徑丈餘之圓圈，周圍立十餘木柱，其間用木棍縱橫組織如格，箝着

柱上成一圍牆。柱頂上架木爲樑，成傘形之屋蓋。全部包圍毛氈數層，以馬尾繩束縛之，惟頂上毡子繫以繩，俾得自由啓閉，透日光，通空氣，宛若天窗。煙筒亦中出。南面設門，高約三尺五寸，寬若二尺五寸，裝小扉，垂毡簾，足以蔽風雨。穹廬羃幕，誠沙漠中之利器也。包內富者設炕，貧者鋪毡，左居男子，右居婦人，設佛龕，陳佛器，亦均於左邊。通常家長住佛龕之前面，以示尊意。結屋之事爲女子責務，此殆我等之所不及料者。蒙女之勤勉，固不若漢婦之專事服飾也，令人生無限之感慨焉。

每包價值約三十餘元。人口多而富者，或分居數包。行旅抵暮，輒投其包而宿，無拒之者；且爲飲食以供客。蓋蒙古之地，向無旅店，露宿恐遇猛獸，其勢亦不得不然也。

(四)王爺府 內蒙雖改隸特別區域之內，而蒙民仍爲自治。集若干村落而爲旗，旗進而爲盟，盟有盟長，旗有扎薩克，各理治內政務，爲世襲之職秩，統率部衆，儼若王者。其住舍俗呼之爲王爺府，建築概用木石甌瓦，式樣略同清代之宮殿，堂中

暖閣如寶座，坐褥用行龍，穹廡之柱，雕漆蟠蛇狀，元旦受朝賀，如升殿儀注，與喇嘛廟同其壯麗。惟烏珠穆沁部迤北，極爲荒鄙，王公亦住蒙古包，特形較大包頂飾虹絨毡，以示異別而已。

(五)喇嘛廟 蒙語謂喇嘛廟爲沙蒙，其規模之大小，雖因所在人民之貧富有所不同，其構造概係甃瓦，極宏壯之觀，則一也。中央建立正寺，周圍復設陪寺，爲大小喇嘛之住室，鱗次櫛比，宛若市街，俗呼之曰喇嘛街。廟之四周，多築土壕，上立小竿，竿上懸書經文之布幡，用別靈域於俗界。在蒙古境內之建築，以王爺府與喇嘛廟爲最華麗，比之一般人民住所，實有霄壤之別，尊卑之級，甚爲顯著云。

八 嫁娶

內蒙有早婚之惡習，男子十二，卽娶十八歲之婦者不少見。配合不拘行輩，大率父母主婚，由媒妁介紹二家之意義，間有彼此鍾情，而實行自由結婚者，固文明國

之所不禁也。其現行之結婚手續及儀式，分述如左：

門第相當人家，由媒妁介紹之。其雙方合意，則女子之父及其親友，先訪於男家，後男子與其親友，亦訪於女家，但必攜贈品（牛羊等）。此為相當門戶，又合意，則婚約成立。此後每逢年節，或婚喪之大典，男子必親往女家，以重禮儀。岳父母對於壻，亦若對於子女然，並不若漢人以為高親貴客，致極端恭敬。而壻對於岳父母，須處處謹慎，倍加虔恭，同席不敢上坐。聘禮：富家或以錦帛金銀；普通為牲畜，以馬二頭，牛二頭，羊二十頭為常額，又東部以九頭為起點，至多不得過八十一頭，取九九長壽之意。異地異俗，殆無足奇。極貧不能具九數，則一頭三頭五頭七頭不等，尚奇數，與漢人對偶之意正為反比。娶期之前，由媒妁與男子之親友，送聘物於女家，女家備酒飯宴客。是為納采。納采後由喇嘛選定合卺之期。親迎之前，男子著馬褂，履官靴，戴紅纓帽，束白腰帶，背弧矢，騎走馬，往女子家。隨行之人，多則百餘，少亦數十。至門，女家伴作閉門不納狀，俟親友再三關說，始延入。壻以哈噠進謁岳父母，岳父母

設全羊席進奶酒以宴之。宴畢，女子背面端坐，姨姑姊妹陪坐其四圍，男子向女子背跪地下，問女子名，女子佯不語，陪坐者多與男子諧謔，三四小時後，由其姨姑或自己語其名，男子謹記之，然後起立，是爲討小名。是夜，宿於女家。翌晨，女子出戶乘馬，繞宅三迴，隨男子而往，名義上遂變爲新婦人矣。至男子宅，亦作閉門不納狀，必俟女子之親友再三關說，始開門，延入行婚禮。此時院中置木桌，桌旁生火一盆，桌上放弧矢羊骨，或桌旁置一羊，夫婦二人向之跪拜，有漢族古牽羊之禮焉。（相傳李牧大破匈奴，蒙人皆被誅，僅餘一女，與神羊合而生，故今之蒙古人當結婚時拜之，示不忘本也。）然後見翁姑，拜佛像，火皂，及其尊長，答親友禮。喇嘛誦經，唔唔不休，喇嘛樂絲竹有聲，亦有一番盛況。婚式既畢，設宴款客，送親者信宿而去，臨行必留其母居十數日而後返。洞房之夜，謂本屋有魔鬼，夫婦同宿草棚內，並倩一口吻犀利善談諧之老婦，爲之關說一切，蓋恐其差而不合也。次夜始歸本屋。贈嫁之物，極爲簡單：一般無裝奩，三年內生子，則與家產之半，或三分之一，近則富家給車輛

牲畜奴婢，及一切之裝奩品者，亦受漢族之同化也。離婚自由，謂之「罷刀」。此意出自婦人，則須返還聘禮半數，少則三分之一；出於男子則否。平時男女交際極自由，家庭污濁，不以為羞，誠天然人羣之世界。與漢族通婚，素所不禁。蒙女好生男，故近來邊城一帶，漢人多買以為妾，俗謂之「抓韃」。貌僅中資，即可值大洋三百元，因而貧困蒙人，喜生女而不喜生男。豈蒙人之性，樂賣女以為食哉，亦生活程度問題使之然也。

九 喪葬

內蒙葬禮，極為單簡：無靈牀，無供獻，不用音樂，（喇嘛念經時之鼓號不在此限）不著喪服，並無紙錢芻靈等風。惟無論貧富，均須請喇嘛誦經，此其與漢人獨異也。至其葬法有天葬，土葬，火葬之別，分述如左：

（一）天葬 大興安嶺附近地方，蒙民謂土葬恐觸怒龍王，不利家畜，因之人死

載其尸於車，或置馬，駱駝背上，驚策疾馳，尸墜之處，卽以爲葬所，暴以風雨，任鳥獸之啄食，大有上古委諸溝壑之遺風。三日後，往視之，尸亡則以爲升天，天葬之名昉此。家人無限歡喜，謂生前無罪之結果，獨不知葬尸於飢禽餓獸腹中矣。倘或尸體猶存，則以爲死者生前有無限之罪惡，遂致有昊不受，卽請喇嘛誦經爲懺悔，必待鳥獸略嘗一嚙，誦經始已，則曰喇嘛之功也。五族之一，愚且至此，彼蒙人不自悲，而吾悲之，宜如何化導，是在教育。

(二) 土葬 土葬之風，惟邊城附近地方有之，蓋受漢人之同化而始然。其法買漢商之棺槨，納尸於內，送墓地，以掩土，與漢人無異。惟富且貴者，以木板製坐棺，(上小下大，若漢人之棺而立者然) 尸纏白布，坐於其中，卜葬地，以磚石砌塔形，墳高數尺，或丈餘不等，此則土葬之與漢人異者也。

(三) 火葬 蒙俗婦女病死者，多以火焚其尸，癆病或產病死者，無論貧富人家，概用火葬，而王公之家，又少異焉。尸上塗黃油，纏白布，投以烈火，拾其灰燼，粘麥粉，

製爲餅形，收入喇嘛廟之寶塔，或奉送山西五台山之靈域，以爲無上之光榮。但必多獻金帛牲畜，否則喇嘛不納。諺云：『出家人不愛財，愈多愈好。』吾於喇嘛見之矣。按火葬之俗，今西洋及日本皆盛行，我國杭城，亦有此風，而蒙古不開化之地，猶然，或者孔子死欲速朽之義耶？佛道重靈魂輕體魄之說耶？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十 祭祀

蒙民之大事，祭其一端也。凡宇宙間自然之現象，皆以爲出於佛之支配，不祭之恐有災殃，遂以天地日月星辰高山大川雷鳴電光，皆爲神之所憑，莫不祭之。舉行祭祀，多請喇嘛念經，多則數十，少則一人，以家之貧富而有差；臨行酬以金帛牲畜，貧者答以一羊，猶以爲憾。茲就其祭祀中之最著者舉之：

(一) 祀佛 蒙人以佛爲無上之主宰，自黃童以迄白叟，彌不崇拜，焚香磕頭，視爲要務。男女外出之前，必拜佛求佑，回家之後，又叩首謝安。老婦剃髮爲尼，終日手

持念珠口誦「唵嘛呢叭咪吽」狀似瘋癲，不自知也。每家至少必供佛三龕於屋之西北隅。佛前置一香爐，爐中繼續焚香，佛像熏成黑色，上浮灰塵，若總理萬機，操勞過度，面帶枯灰者，然並以沙米五盃，牛油燈數個，陳於香爐兩旁，時或燃燈膜拜，磕頭有聲。所用佛像，富家均為銅質或鍍金者；貧家則用泥製者。而金佛之出產者，殆為張家口及北京琉璃廠之銅匠鋪，由漢商或喇嘛輸入蒙古，獲利頗厚云。

(二)祭星星 星星光輝燦爛，懸於天空，蒙人以爲神，每年於陰曆正月初八日晚，舉行祭祀，至期，無論大小村落，必請喇嘛（以村落之貧富，定喇嘛之多少）若干，於屯達（蒙古各村有首領一人，俗謂之屯達）家中，團聚誦經。斜陽一抹，由大喇嘛命小喇嘛淨手，以芝蔴油和小麥粉，做麵人麵塔麵碗麵燈等物——就中以麵燈爲多。當十點鐘前後，置木桌於街，大喇嘛捧麵物至桌前，誦經，命蒙人立桌上放，鞭炮（買自漢商）聲如雷震，火光四射。（麵燈燃燒之光與鞭炮之光）與明星相輝映。此際大喇嘛擲麵物於地，回屋再誦經，其費用以地租充之。

(二) 祭鄂博 鄂博俗稱奧包，堆石爲之。初，各族間無自然界線（山水）者，立鄂

博以標識之，近則各村落無不有之。多設在山環水繞之處，高丈餘或數丈不等，有一村共有者，有數村共有者，富家亦有自設者。若廟然，建設之日，請喇嘛誦經，令蒙民休息一日，以資慶祝。沙漠地方，以柳條爲之，形圓而頂尖。大興安嶺附近，壘石而成。石堆之數不等，邊城附近一帶，形式整然，中間一大石堆，東西各七小石堆，南北各一小石堆，全面積約占五十方丈。祭期爲陰曆七月十三日，至期舉行祭祀，詢之則曰：祭十三太保李存孝也。插細書經文之白布旗於上。大石堆南方，置木桌，小喇嘛坐桌之兩旁，或吹喇叭，或打大鼓，大喇嘛坐正位，南面誦經，祭品或宰牛羊，或陳瓜果，因人民之貧富而異。觀者圍於四周，未幾，衆喇嘛立起，由東向西，繞鄂博轉行，且走且誦經。諸蒙民提男抱女，踵隨其後，愈後方而人愈多，狀若彗星。轉三周，棄所做之麵品及祭物於地，貧民爭食之。食畢，角力競馬，次第舉行，極爲熱鬧。勝者由王公或屯達願給獎品，用資鼓勵。並有設臨時粥鍋者，以全羊或牛肉與米同煮，名曰

肉粥，以食衆人。平時蒙人每至鄂博前，必磕有聲頭若干，然後行，騎者過其旁，亦下馬膜拜，蒙人極尊之一大祭也。

(四)祭墳墓 內蒙大興安嶺附近，及沙漠南帶，或棄尸於野，或舉火焚之，無所謂墳墓，即無所謂祭祀。故蒙民祭墳墓之事，僅見於邊城附近地方，蓋受漢族同化然也。而其祭祀之儀式，又與華俗不無小異。舉行之日，爲死者之週年，百日，清明等日，至期，請喇嘛念經，爲亡者免苦，做麵頭（形如饅頭，多中空無底）拋棄於墳旁，俗謂之打鬼餈餈，貧民及犬多爭食之。此其祭墳之概式也。

十一 禮儀

內蒙禮儀，多沿用清制，約可分爲遞哈噠，嗅鼻煙，裝煙，問安，打籤五種——就中以打籤爲最普通，爲最恭敬。分述如左：

(一)遞哈噠 哈噠二字，本西藏之名詞，傳入蒙古及內地者也。爲絹布之一種，

形長方，不甚厚，（長一尺或一尺二三寸）四周褶襞，多用白藍二色，淡青色亦有之。蒙人甚敬視之，用爲禮品。或獻之王公，或供之佛前，人民亦常交遞爲禮。吾人莫解其用意，或習慣使然耳。

（二）嗅鼻煙 蒙古人民頗喜嗅鼻煙，無論家居外出，懷中必攜煙壺。客來，由主人出鼻煙壺，鞠躬捧獻，客嗅之後，如禮以答，遇知者於道路亦然。鼻煙之珍美者，每兩有值紋銀數十百兩者，王公大喇嘛之煙壺，價值尤高云。

（三）裝煙 蒙人受漢人傳染，頗有喜旱煙者。煙袋火石，多繫於腰帶上，或插入靴中。行路時，且口銜煙管，噴雲吐霧，殆與漢人同其風氣。客來由主婦裝煙敬客，爲禮儀之一種云。

（四）問安 西洋人相見多握手致敬語。蒙古人亦然，會晤之時，必曰「門德」（譯音），且以握手點額或打籤（見下節）等儀式，加重其至敬之意。以尙未開化之人民，而有極文明之禮儀，實一特色也。又蒙古從事遊牧，各家均有畜牲，故相見亦

常問「家畜安否」頗有古人數畜以對之遺風，亦猶農人相見，問「年景豐否」之意也。

(五)打籤 蒙人之打籤，殆效自滿清者也。相見至接近數步之處，左膝小曲，右膝折下，爲打單籤；雙膝屈地，爲打雙籤。此爲最敬之禮。凡四品以上之官員，戴官帖，着制服，面謁王公時率用之。

以上五端，爲蒙人禮儀中之最著者。他若入人屋包時，必置馬鞭於戶外；既入室，須坐左邊；客去則家長及婦人齊出歡送；以視內地婦人之閉置若囚，其相去甚遠。平常起居，不裸裎，不出足向火，不向有佛像之方大小便。拜佛像時，則五體投地，連續起伏數十次，或數百次不等。此外瑣屑禮節，殆難百述，茲從省略。

十二 歲時

蒙古位於塞北，荒鄙未化，向以鳥獸孕乳而別四時，無曆法之可言。清代，每年由

北京頒發滿洲黃曆四十本。宣統元年，滿曆停發，蒙民靡所適從，真有一寒盡不知年一之概。近則交通便利，華文曆書，多輸入塞外，蒙民之識華字者，（沿邊城一帶）率遵用漢曆，惟以陰曆爲標準，而不知陽曆之爲何事。正月拜親友，會年會，殆同華俗。初八日晚間，祭星星（見前）十五或十八日，爲大喇嘛廟會期，舉行跳鬼——與唱戲同，亦有齣幕——至期，廟喇嘛飾以龍頭鹿角等假面具，衣采色衣，手執武器，（鐵器與木器）聚集場內，械鬪歌跳，卽吹喇叭，鼓銅鑼者亦塗其面，望之不似人形，故曰跳鬼。該鬼卒接近買食品者，卽奪而食之，不給價。觀者如雲，商賈麇集，任意賭博，無人禁止，頗極一時之盛，實蒙古一奇觀也。三月三日，或招喇嘛誦經祭祖。五月五日，休息飲饌，男婦多登山打獵，但無食角黍之風。七月十三日，祭鄂博。十五，祭墳墓（見前）。八月十五，九月九日，近來亦有休息一日者，但飲饌行獵，而不供月，蓋染自漢人，而猶未盡同化也。以歲冬十二月終日爲年。年前半月餘，或乘馬車，或驅駱駝，絡繹不絕，率赴市鎮購買過年一切衣物用品，謂之辦年貨。近來沿邊一帶蒙民

一意模倣華人，供皂，貼楹聯，貼門神。放鞭炮等習氣，殆與華人無大異矣。

十三 交易

蒙民交易，多用食物交換，或以磚茶爲準，或以皮張計算，一般人民，尙不知貨幣流通之妙用。惟邊城附近，與漢人交通，漸漸用鈔票。頗重視銀塊，謂之元寶，王公富豪，或大喇嘛廟，率盛之以器，深埋地中，蓋恐胡匪之強奪也。漢商因其不諳市情，動多欺以數量，有用布一疋，易牛犢一，仍歸原主喂養，四年後長大，買主取之，可買八九十元，取利不爲不厚，而蒙民反以得其湏乳寄養爲得計，殊可哂也。

十四 奴隸

內蒙地廣人稀，以農耕牧畜致富者頗多，（邊城北帶蒙民，富戶有地數百頃者頗多，入冬河道凍後，一家或有十數輛大馬車，每日往市鎮賣糧者）乞丐實所罕

見，而奴婢則所在多有，亦一特點也。中戶（種地三四頃者）或有奴婢三四人，王公富豪，更不待論。大喇嘛廟，必有土地，耕種收穫，多資奴婢；如庫倫大喇嘛廟，畜奴婢數千人，上行下效，成爲風氣。或且虐待奴婢，惟工作年深，性行誠實者，主人或由衆奴中選年齡相當者，配爲夫婦，賜以姓名土地房屋，令其自居；主人有事，尤須格外效勞。所生子孫，俗呼之曰奴羔，仍不脫其世襲之奴籍。奴婢之於主人，須絕對服從其命令；每值年節，必虔誠叩拜，倘得主人瞥及，便以爲無限光寵。蒙人之不叛清室，亦猶奴婢之不背主人也。其人民之程度，從可知矣。以塞外空虛之地，而奴婢多有，釋以實邊，非上策耶？

十五 娛樂

內蒙民多質樸，其娛樂之法，率不近於奢華，惟以未開化之民，而有種種文明游藝，實出人擬料之外。茲分爲六條，略述其梗概於左：

(一)跑馬 蒙人以牧畜爲主要生業，馬占畜中之多數，故跑馬爲其日常之事，尤其素好之事也。時或立標杆於牧場，比賽其速度，交換乘之，使其勞動均一，通曉其性質，而調教自易。常見五六歲兒童，隨長者至牧場時，繩於馬背上。十歲前後，則能自乘，以手執鬃，無用鞍鐙之必要。男子如此，婦女亦然，少成若天性之言有以也。特於鄂博祭日及大喇嘛廟會期（鄂博及大喇嘛廟附近，均有寬闊之跑馬場）舉行尤盛；四近之嫻騎術者，每引走馬（良馬之稱）赴場比賽，電逐雲飛，爭先恐後，僅上身少動，而下體之位置，並不搖移，終日馬上，不見倦態，控馭之精，世少倫比，以速度最快而先至標地者爲勝，勝者王公必給獎品，以示鼓勵。以人民如彼健全之體格，又得王公如此之提倡，無惑乎其馬術日精，而著名於世也。

(二)角力 角力爲蒙人最嗜好遊戲之一種。平日聚衆三五，時常率角。特於鄂博祭日爲正式舉行期；角者著短衣，或袒身登場而鬪，以推倒對手爲勝。王公或本村紳士，授勝者果品布類，以資獎勵。此風盛行於大漠南帶及山嶺地方，而邊城附

近則罕見焉。蒙民健壯，豈無故哉。

(三) 舞蹈 蒙人富於感情，頗有團結心，舞蹈一事，恰爲其表現。每當春秋晴日，晚間聚數人或數十人於屋包附近，高聲歌唱，手舞足蹈，聞之亦有韻調，但莫解其意義云。

(四) 樂器 蒙人之樂器，甚爲簡單；其著者爲喇叭，（大者長七八尺，短者尺許）單槌大鼓（打時用一木槌）胡弓，月琴——前二者喇嘛誦經時用之，後二者常人多用之。尤以胡弓爲最普通，音律頗低，常集合數人，共同彈唱。富家自備此器者固屬不少，而通常數家共置一樂器，閒時同彈，亦爲其團結心之一種表現也。近來交通日便，內地之樂器，漸漸輸入，笙管笛簫等。蒙人多有通者，尤以喇嘛爲嫻熟云。

(五) 棋術 蒙古棋與內地之棋不盡同。不知其所自始，局縱橫九線，六十四罏，棋各十六枚，八卒，二車，二馬，二象，一砲，一將。棋以形而不字；將刻塔，象刻馭或熊。衆棋環擊一塔，以無路可出爲敗。

(六)臨時娛樂場 蒙地喇嘛廟所在多有，廟附近各有廣場，惟平時空懸，必廟會期內，多半陰曆正月舉行，以三天為通例。始有種種娛樂事情，多則十餘日，少則三日，或一日不等。他若改良說書場，公園等，實蒙地所未見也。

十六 宴會

年節慶典，宴饗會飲，為人生高興之事。固無所不可；惟上行下效，舉國盡在醉鄉，此投彼報，終年不離宴席，非惟浪費巨款，經濟界受莫大之影響，亦且延誤時日，政事上生叢脞之悲觀。當此生存競爭之日，安可流連忘返，優遊卒歲，以促危亡乎？吾內地士夫，久中宴安之毒，而蒙地同胞亦然。噫！我五族民國，前途不亦大可懼乎？盍弗猛省乎？日望之茲舉內蒙宴會之處所，時期，次數及食品於左：

(一)宴會之時期及次數 蒙人既耽於宴樂，其次數自難定算，且王公之與平民，富豪之與貧家，亦各有不同；大抵每逢年節，必宴饗賓客。在邊城北帶地方，亦有

「會年茶」之名詞矣。五月五日，七月十三日，（即鄂博祭日）八月十五日，前後常有宴會。平時亦常舉行，每月或兩三次，貧家或一次云。

（二）宴會之處所 蒙地除邊城北帶地方市鎮外，概無包席飯館，故宴會王公則於公所，一般人民在家庭舉行云。

（三）宴會之飲食品 宴會之飲食品，通常為炒米，牛羊肉，麥麵，牛乳，乳酒等；王公富豪，則或用駝峯，野雉；近來交通便利地方，亦漸知用內地種種之山珍海味焉。

十七 衛生

蒙古為未開化之民族，腦中實無衛生觀念；顧其人民體格魁梧，精力完足者，殆受自然之影響有以致之也。茲分為積極消極兩方面，述之於左：

（一）消極方面之衛生 清潔為衛生之一要務，蒙人未之或知；衣服，洗濯，修補，概不注意；污垢，襤褸，虱類叢生。食具，食品，更不知檢查，不知選擇；胸懷木碗，腰繫刀

箸，常以牛糞上烤肉，半生不熟，舍血吞食，率不精細咀嚼。食畢，以舌舐食器，並以衣袖襟拭其口，蓋取其便也。多食炒米（見飲食章），不易消化。（蒙人多貪食）吸飲生乳，易致下痢（沙漠附近蒙人，多飲生乳，邊城北帶蒙民，多飲熟乳）且糞尿易混入井水中，屋內放置乳缸及乳盆，夏日多發臊氣。地炕概鋪毛毯，蠅類尤繁。（包或屋）之中央，安置鍋皂，煮飯熬湯，煙氣濛濛。宅前積糞如小丘，伏天臭氣逼人，此衣食住之不適於衛生者也。且一般人民不解醫術，病不用藥，惟日求鬼，或請喇嘛誦經送鬼（見宗教章），或延巫覡「跳來青」（見宗教章），喇嘛雖有稍解醫理者（謂之喇嘛先生，或喇嘛醫）而頗貪報酬，貧家萬難診療，且亦不知診療也。此尤為不適於衛生之大者。

（二）積極的衛生 蒙古位於寒漠，北風凜烈，弱兒多死；適者生存，必天然有一種抵抗力也。初秋涼氣侵人之時，小兒多赤裸遊走，並不現畏冷狀態，不拘男女，均習冷水浴；常見為父兄者，抱三四歲之幼兒，至井旁以涼水洗其身，然後用手擦其

皮膚。寄生遊牧，以騎射爲常事，其身體之鍛練，匪伊朝夕，無惑乎其冒霜衝雪，馳驅牧野，而毫不倦憊也。且地大人稀，空氣新鮮，雖有種種不潔，而遊牧每易其地，且人民喜飲熟乳，及好食乾製品，頗有益於健康，故其人民有病者較爲少數也。總之，其消極之條件，多爲積極之條件所打消，故一般人民體態魁梧，皆具軍國民資格，籌邊者烏可忽諸？

十八 生計

內蒙地廣人稀，民無奢望，衣食概稱足裕，生計比之內地，頗形易易。邊城北帶，地漸開墾，人多務農，耕有餘食，號稱飽暖。高粱、大豆之產額，與東三省相伯仲，除自用外，每年由京奉路輸入內地，由南滿路輸入日本，由東清路輸入西伯利亞者不少，實蒙境一穀倉也。大漠南帶及興安嶺地方，春秋冬，或則遊牧，或則狩獵，逐日遊走於山林隰野之中，冬則閉包門（蒙古包之門）閒居叙天倫之樂事，頗有古風云。

十九 教育

教育事業，與其民族之文明程度成正比例：即文明之程度愈高，教育之事業愈發達；教育之事業愈發達，其民族之文明亦愈進化；二者互為因果。是則欲增進蒙族之文明，殆不可不從教育上入手也。欲改良其教育，則現在之教育狀況，必知其梗概焉。按遊牧人民，逐居水草，實無教育設備之可言；其王公及官吏之家，請教師教其子弟，先學蒙文字母及普通名詞，單語，次及公文書，目的在使其成長後能任王府之事務，並無研究學業之志向。其男子娶後，有不學之習，或亦教育不發達之一因也。前清時兼有教以滿文者，民國成立以來，日見衰退；特是邊城北帶，（喀喇沁，土默特，敖漢，奈曼，翁牛特，喀爾喀等旗）開墾發達，與漢人接近，通華文華語者頗不乏人；就中尤以喀喇沁右旗為內蒙文化中心，有崇正小學堂，守正武備學堂，毓正女學堂，共有學生百餘人。附近各旗，亦擬做辦。惟大漠南帶，（昭烏達，錫林

郭勒等盟) 尙爲天幕生涯，不知學堂爲何物，以言聲光化電，則其夢想所不及也。然若極力提倡，則安知十六世紀草昧未開之美洲，不有今日文明之觀也耶？是所望於吾國之執政者！

二十 狩獵

蒙人體力健強，向好騎射，確具尙武精神。狩獵者，彼等尙武之一法也。茲就其規模之大小，分述如左：

(一) 個人狩獵 蒙男最好出獵，或隻身而行，或結隣家三五同志者，騎走馬，驅獵犬，執沙鎗，帶藥兜，同赴山林中覓鳥獸。所得以狐，兔，狼爲多；狼，狐之肉，不適於用，每取其肝，膽，獻喇嘛，作藥劑，剝其皮以易米布。兔肉蒙人或食之，多用其皮做帽以禦寒。蒙人性愚，每因逐一狡兔，而跑死走馬，以爲達到目的，志願已足，馬又何足惜哉！經濟家無不笑之。

(二) 部落狩獵 由佐領或台吉等，集合一村落或數村落之兵勇舉行之。每年少則二三次，多則五六次，此為團體狩獵之單位，旗內守獵之預備也。

(三) 旗內狩獵 由扎薩克（一旗之長，統治領內之人民，財賦等一切事務者）集合旗內兵丁舉行之，每年一次。

(四) 盟內狩獵 由盟長（盟長之選任，清代由理藩部查其資格，當候補者奏呈盟內各旗扎薩克名簿，請皇帝欽任，此為名譽職，與扎薩克之旗長異）聚合盟內各旗兵衆舉行之，或聯合一二旗舉行之，今日稍衰云。

(五) 欽臨狩獵 清代咸豐以前，皇帝御駕親臨，召集內蒙各旗王、公、兵士，於一定區域（熱河圍場縣，周千三百里，四面皆有界限，曰柳條邊，八月行圍肆武）與野獸博勝負，與實地戰爭相似，頒布賞賚，整軍經武，實寓於其中焉。民國以來，此風渺矣。

浩浩蒙疆，沃衍千里，誠世界第一天然之牧場也。蒙人因天然之利便，以牧畜爲生涯。牲畜有牛、羊、馬、駝四種；羊最多，牛馬次之，駱駝又次之。產額之多寡，因地而異。大抵自東南徂於西南，其數漸增，邊城附近開墾逐漸發達，頗有由遊牧而農耕之趨向。錫林郭勒盟，人民不解耕稼，生活端資牧畜，實爲內蒙畜產最富之區；就中尤以烏珠穆沁部爲巨擘，沿濟特阿霸垓部次之，哲里木盟，達賴罕旗及西拉木倫河北各旗，畜業亦盛；至於蘇尼特附近，黃沙無垠，水鹹草稀，爲蒙境之不毛地，牧畜事業，亦有遜色焉。

(一) 家畜之種類 內蒙家畜，因地而異，其類繁雜。茲就普通而論，分爲馬、牛、羊、駱駝四種述之：

(1) 馬 高原地適於產馬，內蒙地勢高亢，故馬爲通常之飼養物。產額以烏珠穆沁部爲最多，其品格優美，體質強健，各部發育勻稱，素有良馬之稱。庫倫、鄭家屯、實爲兩大馬市，東三省及直山、陝甘北部，人民業此者頗多，俗呼之爲馬販。

子。由馬市買馬若干匹，驅至內地市場轉賣，獲利甚厚。三十年前，馬一匹，價銀不過二三十兩。日俄戰後，價格騰貴。內蒙全境，約二百餘萬頭。四月至八月為交尾期，節，牡一頭能配牝十餘，生產率百頭加三十至五十頭不等，牝者可供用七年。（由四年至十年）牝者可供用九年，（由四年至十二年）駕車騎乘，均適宜。中國內地之馬，即由蒙古傳來也。

2（牛） 內蒙各地均有，產數無大差異，哲里木盟為較多，卓索圖盟次之，烏珠穆沁部所產者，體格稍巨，比內地之牛為大，約重四五百斤，以黑黃二色為多，雜色及純白純黑者亦有之。內蒙總數，約一百五十餘萬，四月至六月交尾，牡一頭可配牝者十五頭，其生產率百頭加四十至七十頭。牝者可供用六年，（由三年至八年）牝者可供用八年，（由二年至十年）駕車有長力，比馬之速率為遲，而穩重過之，可無惡駕之虞，邊城附近，牛車頗多云。

3（羊） 有山羊，綿羊兩種，前者色雜白，黑數較少；綿羊毛甚豐澤，可用作毡

幕，每年一頭剪毛之量，平均一斤或二斤，皮質柔軟輕細，能保持體溫，價值頗高，此山羊皮爲佳，其肉適口，爲蒙人之主食品，故畜養之數爲最多，計達四百三十餘萬頭。四月至十一月交尾，牡一頭，配牝二十頭，生產率牝百頭加四十至七十頭，六年後卽衰老，衰老後所宰殺者，不特肉味不美，卽皮毛亦不佳矣。

(4) 駱駝 內蒙交通不便，轉輸概用駱駝，惟發育較遲，三歲以下，不堪負載，七八年後，方能勝任，沙漠之地，水草(飲食品)不便，一度飲食，三五日內任重遠行而不疲，負擔力比於普通之馬勝二三倍，長途搬運，以三百五十斤至四百斤爲度，商人每一人能指揮十餘頭或數十頭，載運貨物，結隊而行，俗呼之爲駱駝隊。夏季常晝息夜行，蓋以駱駝畏暑，晝行恐有害健康，夜牧更不便監視也。能供使役五十餘年，爲他畜所不及，誠搬運之利物也。內蒙駱駝之產，以錫林郭勒盟爲最多，昭烏達盟次之，察哈爾又次之，東南部則較少，蒙境產額，已達萬五千餘頭。

(5) 其他家畜 犬有獵犬家犬二種：獵犬體輕敏，足矯捷，主人出獵時，用以搜索獸迹者也；（用以逐狐兔者頗多）；家犬體格較獵犬肥大，性猜猛，見未識之人即吠噬，用以守夜，強於更夫；（耳聰敏，不眈眠，有微聲即起吠）蒙人頗愛之，常終日飽食於室內云。驢騾原非蒙產，概為移住者之所飼養。雞、豬，則邊城附近一帶之飼養物也。

(二) 家畜飼養法 家畜中以馬之飼養較為簡易，自春初草榮，以至秋後草凋之期，均放諸山野，任其飽啖，不必另給食料，嚴冬積雪，則與以少許乾草，每一人可看護二百餘頭，成羣收放，謂之馬羣。倘欲任選一二於其中，必由牧者以捕馬竿套之，方能擇出，否則不自離羣而獨處。牧者於馬之臀部，或前足之左右側，必一方施以烙印，識別，印概為二寸方形，以 \square 、 \triangle 、 \circ 等式為多，又有剪尾、剪耳，與烙印並用者。他畜則必日居宇下，（牛圈、羊圈等）不厭其煩，蓋恐馬賊與猛獸（多羣狼）之襲取，且便於取乳也。去勢之法，極簡單，與豚之去勢法無異。羊於生後五個月行之，牛

馬則二歲至三歲行之，用尖刀切斷其腎囊，而取其睪丸，約二十日前後即愈矣。

(二)畜毛及畜皮 內蒙所產畜毛，以羊毛爲最多，駱駝毛次之。羊毛可分爲二種，脫毛與打毛是也。冬季全體所生細毛，至來年四五月，俗謂之變毛之時，自然脫落，是爲脫毛。秋季主人用剪或鋼鐵筌子，剪取羊毛，俗呼之曰打毛，此毛比脫落之毛稍佳，惟不若春毛之長，故僅用作毡，而不適於製造絨類也。羊毛中之最佳者，每百斤值銀不過三十兩，其下等者則十二三兩耳。駱駝咽下，背部，肩胛部，臀部，均生有細毛，纖維極強，頗富彈力，用作毛繩，毛袋等物，最稱適宜，向例，年由察哈爾等處輸入張家口者，不下三十餘萬斤。發育完全之駱駝，通常一年得收取四五十斤，其價值粗毛百斤十二三兩，絨毛二十五兩內外，亦蒙古收入之一也。

畜皮以羊，牛，馬，駱駝爲多，驢，驘次之，蒙民多賣與小庫倫，赤峯，多倫諾爾，鄭家屯諸市之皮鋪。獸皮上市，年中不斷，猶以冬日爲最多，每年輸出內地及俄國，日本者不少，其年額如左：

羊皮

二百萬張

牛皮

十餘萬張

馬皮

八萬餘張

駱駝皮

五百餘張

騾驢皮

四百餘張

二十二 宗教

蒙古爲未開化之民族，頗崇拜自然現象：近水則敬河伯，居山則祀山神，他如風，雲，雷，雨，亦莫不畏拜，然不得以宗教目之。有所謂喇嘛教者，在蒙古境內，頗可稱爲最有勢力之宗教也。一般人民均篤信之，不僅婚，喪，大祭，請其誦經，卽平日，喇嘛亦常臨民家，王公富戶，甚至家中日日有喇嘛若干人念經，爲之祈福，中資之家，五日一次，或七日一次，貧家每月一次，數月不請喇嘛誦經者，未之有也。多則數十人，少

則三五人，請一喇嘛自誦者，則出於萬不得已也。（財政關係）旨酒嘉肴，毫不之惜，且有酬資，此爲一家私自之誦經；若夫一村或數村公共者，則所謂太平經是也。當七月閒時，由屯達（蒙人一村有長一人，謂之屯達，卽村長也）張辦，以公資請喇嘛十數人或數十人誦經，三日，或五日，七日，因村落之貧富而有不同，此名之曰太平經，亦謂之乾粥經。蒙人迷信之程度，卽此可見一斑。然喇嘛之在蒙民中，猶爲稍解事理者，今之經營邊宇，殆當注意，以教育漸漸破除其迷信，或爲改良宗教之一道，教育家有研究之責焉！

（一）喇嘛之意義 喇嘛二字，初爲其教僧正之尊稱，習用既久，遂爲普通喇嘛僧之稱號。漢書無此名詞，元明史中作「喇馬」，是爲見於中國史傳之始。蒙人呼喇嘛曰「喇阿瑪」，又曰「喇嘛突謨」，西番語上曰喇，無曰嘛，喇嘛者，無上之意，卽梵語「兀吠喇」，亦猶漢語稱僧人曰上人之意耳。喇嘛自稱其教曰佛教，或佛陀教，而曰喇嘛教，高級喇嘛且自稱活佛，而亦不以喇嘛自稱也。

(二)喇嘛教之由來 西歷紀元前七世紀之中葉，迦釋牟尼創立佛教於印度，後傳入西藏，（相傳南北朝末葉，西藏盛行「蓬教」為一種崇鬼神之邪教。唐初，棄宗弄贊君臨西藏遣使赴印度求佛典，是為印度佛教入西藏之始。時唐太宗貞觀十四年，西歷六百四十年。其後玄宗天寶六年，西藏王墜爾孫惕安時，有北印度烏仗那之僧散汰喇噶希塔，及巴突瑪散摩叭都者，覺陀羅尼祕密修法，至西藏始傳密教，即今喇嘛教也。此教屬於「豨叭」密教之一派，最崇拜三眼六臂，有破壞性，奇怪猥褻之豨叭神，）與其地固有之邪神教混合，而喇嘛教出焉。及蒙古侵入西藏，挾喇嘛教以歸，厥後元世祖忽必烈統一內外，利用宗教以服民心，遂委大喇嘛以西藏之政權，崇之為帝師，法王，廣布教於大陸，蔓延傳播，及於全蒙。後以蒙民誠心皈依，浸濡愈甚，遂有今日迷信之程度焉。

(三)喇嘛教之分派 喇嘛教之宗，源於佛教，本在超凡出俗，嘗艱茹苦，積善根於現世，冀成道於未來，故巡禮念佛，乃其本務，煙酒娶妻，所在嚴戒，然歷年久遠，思

想漸變，而破戒之徒，或出於其間，厥後有目擊僧侶之腐敗妄行者，心知其非，遂起而唱改革之聲，派別於以生焉。分述如左：

(1) 寧麥巴派 此為最舊之派，以僧侶衣帽皆用紅色，故又謂之紅教。許肉食，娶妻，任加持祈禱之事，自開宗至今日，教義上絕少革新，今在西藏占絕大之勢力，寺院頗多，惟蒙古境內，勢力甚微，寺院亦少。

(2) 嘎噠謨派 此派起於宋仁宗皇祐之時，後三百五十年有宗喀巴者，大唱改革之說，遂改與額爾哥叭派，即黃教也。故此派可稱為黃教之先輩。

(3) 薩斯喀派 此派約後於嘎噠謨派二十年而興，乃由寧麥巴派分離而獨立者也。然自額爾哥叭派既興以後，其勢遂微。

(4) 額爾哥叭派 此派僧侶，皆黃衣黃帽，故亦謂之黃教。初稱加達門派，自明永樂時，僧傑宗喀巴革新以後，遂有此名。宗喀巴見當時紅教之腐敗，(破戒律，蕩教旨等不規則之行爲)奮然突起，大唱改革，務謹嚴其戒律，儀容則仿自

印度僧徒，衣帽皆用黃色。改宗以後，大受羣衆之信仰，以旭日東升之勢，流布於蒙藏等處，因歷代活佛多屬於此宗，遂常壓倒各派，他派多改宗從之，迄於今日，其勢力未嘗稍衰，內蒙極大寺院，多屬此派云。

(四)喇嘛之稱別 喇嘛者，蒙古僧侶之通稱，而其階級各有不同，稱號因之亦異，茲就現在最普通者，分述如左：

(一)佛爺喇嘛 通稱曰活佛，本限於前藏之達賴喇嘛，(藏人謂之「喀爾福林頗采」)意即大德中之大德；蒙人之稱達賴，則大海之意也，現爲額爾哥叭派之管長)若後藏之班禪喇嘛，(其始祖稱凱珠布格博克巴勒藏，十五世紀末葉人，爲第一代達賴喇嘛羅倫嘉穆錯之法弟，師事黃教始祖宗喀巴，今與達賴喇嘛分掌黃教)及北京雍和宮之呼圖克圖，庫倫之呼圖克圖，及多倫鄂爾呼圖克圖等數人，然蒙藏各處大寺院巡錫中之大喇嘛，住往僭稱活佛，自居佛爺喇嘛之尊號，以圖蠱惑人心，究竟孰爲真活佛，孰非真活佛，則吾不可得而知矣。

(2) 多倫鄂爾呼圖克圖 此乃佛爺喇嘛之一，而所以另加敘述者，以習慣上之稱號有異，及呼圖克圖之名，亦有由來也。喇嘛教雖自元初即見知於蒙古，然其主長之有呼圖克圖之稱，則創自大慈邁達里呼圖克圖，當時由阿巴岱汗之懇請，轉生於蒙古，其在世時，爲全蒙人民所崇敬，今住外蒙庫倫之呼圖克圖，即其後裔，而呼圖克圖坐牀於內蒙多倫鄂爾，乃始於清代聖祖康熙三十年四月，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率土謝圖等喀爾喀七族來歸，帝因幸多倫鄂爾，五月，大宴諸汗，台吉等，錫土謝圖車臣二汗稱號，封扎薩克圖汗之弟策妄扎爲親王，依次襲汗號，並封諸部之濟農諾顏，以王，公，貝子，貝勒等號，凡三部，三十七旗，授扎薩克，又爲收攬蒙古民心計，建彙忠寺於其地，命內外蒙古各送喇嘛一人至寺，更由西藏迎第五代達賴喇嘛大弟子章嘉呼圖克圖，使主持焉。內蒙多倫鄂爾之有呼圖克圖，自此始，至今猶稱呼圖克圖云。

(3) 扎薩克喇嘛 位次於佛爺喇嘛。佛爺喇嘛爲信仰之中心，扎薩克喇嘛

則綜攬政教兩權，統轄管內之土地人民，處理寺內一切事情，其權力無異於扎薩克。此等喇嘛，多出自名門，王公親族，常被推任，以背後有勢力爲之擁護也。北京雍和宮佛爺呼圖克圖，下有扎薩克喇嘛二人，活佛專以誦經爲事，扎薩克以處理事務爲職，一掌內務，專理寺內諸事，一掌外交，專理與政府交涉及其他外來各事，職掌各殊，互不相犯。小庫倫（即綏東縣）有錫呼圖克圖喇嘛，又其一也；至喀爾喀青海等處，其數尤多。

(4) 大喇嘛 不問其宗派品級如何，但爲一寺之座主而爲首席者，通稱之曰大喇嘛。此等喇嘛，大抵有王、公、台、吉等之門閥，或有勢力者之子弟充之。惟向例須參拜西藏之總本山一次，奉貢受戒後，方能就職；然以地處偏僻，且朝山之貢物未易措辦，故亦有參拜未了而當此職者，若無相當之人，則自西藏招聘高僧充之云。

(5) 廟喇嘛 此等喇嘛，與普通所謂喇嘛，無甚差異，因區別於有高位之種

種喇嘛，特冠以廟字，亦一般人稱呼之習慣也。受扎薩克及大喇嘛之指揮，平日達佛事，並參與民間冠婚喪祭，一般之禮式。凡旗民子弟，除家督相續之男兒外，其他皆由七八歲時送之入廟，剃其髮，此名之曰沙彌。衣食等費，均由家供給，每家一人或數人，王公台吉之子弟亦然。新入廟之小喇嘛，除大喇嘛特別許可外，概不准隨意探家，日常起居廟內，伺師命而讀藏經，采薪洒掃，牧畜及一切雜務，亦均由此等喇嘛任之，視其動作之勤怠，及修業之多少，為升級之標準，亦有終身不脫廟喇嘛者。

(6) 黑喇嘛 凡俗人之鰥夫寡婦，因為亡者祈求超昇，不着法衣袈裟，不修持經文，惟日常手持捻珠，口誦「唵嘛呢叭咪吽」以送一生者也。(藏語意即「嗚呼，蓮華上之寶珠。」但就原語譯之，止為「嗚呼，蓮華上」而已。蒙人以此語有不可思議之功能，一若此道不可須臾或離。夫此簡單之語，而有如此之神能，誠非吾人所能解者！意者藏人對於蓮華上置之觀世音菩薩，逐日祈禱，故每念及此

六字，卽如觀世音降臨歟？藏人素信達賴喇嘛卽觀世音菩薩之化身。以信達賴之故，因而崇拜觀世音菩薩；以崇拜觀世音菩薩之故，并及此六字而篤信之，此蒙藏人民，所以謂此六字爲拂萬難之良劑，而更視爲宗教之綱領者，蓋有由來也。

喇嘛平常在寺院，每日朝夕，必一次佛前誦經。其受招請赴俗家誦經時，則因法懺大小，而人員不同，小者小喇嘛一人，大者大喇嘛與高級喇嘛數人或數十人；王公法懺，則舉廟以從。每年七月，舉行孟蘭會一次，是爲念大經。

喇嘛戒律甚嚴，然惟高級喇嘛實行，下級喇嘛，在廟則言行惟謹，出廟則恣情妄爲，雖不娶妻，究多妾媵。現在庫倫一隅，其依喇嘛以爲生活之娼妓，竟達數百名。而蒙古婦女又有一種特別迷信，謂與喇嘛私通，能生佳兒，故下等婦女之與喇嘛奸宿者尤多。卽五台山『石頭砌牆屋不倒，喇嘛入室狗不咬』之諺語觀之，可知其一斑，此亦我佛如來之所不及料者也。挽回頹風，其可緩哉！

喇嘛時常巡錫於各地，一以募集淨財，用供廟內支用；一以巡禮聖域，（西藏之總本山，山西之五台山等處）冀受活佛戒律，負袈裟，徒步數千里者，往往見之，且有一步一磕頭，費數年之時，日而至聖域者，皆以得活佛之一瞥爲無限光榮，其迷信之程度，可謂極矣。

（五）活佛之定法——以抽籤定活佛，其事頗趣。蓋世界宗教之教主，未有如喇嘛教以抽籤之方法，決定所謂化身轉生之佛陀者，此喇嘛教之所以爲喇嘛教也。其抽籤之方法如左：

化身轉生之事，創於明初黃教之始祖宗喀巴，自是以來，每於生存之時，巡錫各地，察美好圓滿之兒童，默識於心，至於死時，預言而遺囑之。自後弊端叢生，蒙古王公，欲使其子弟爲轉生者，以擴張其勢力，增進其財產，多有贈金寶貨物於達賴班禪，以博其歡心，而轉生者大半爲蒙古王公之子弟，殆與世襲無異。所謂聖童者，紛然羣出，互相競爭，故第七代達賴時，（班禪之第十六世時）清庭爲防遏弊害計，遂定

抽籤法時在乾隆五十六年，帝乘征服廓爾喀之餘勢，對喇嘛教之選舉達賴，實行干涉。始作金瓶二，一置於中藏之大招寺，定達賴喇嘛者也；一置於北京雍和宮內，定蒙古之呼圖克圖者也。此抽籤定活佛之由來也。其法自許多之聖童中，擇活佛死後十個月內產生之小兒十二人，漸次剔除，至剩三名為止，是為活佛之候補者，書此三人之姓名於紙上，投入金瓶中，在佛前讀降聖經後，任抽出一籤，定為活佛。抽籤時，理藩院及扎薩克大喇嘛均到場，以示慎重。惟清政府所定政策，使呼圖克圖之呼圖勒罕，轉生於西藏，故其抽籤未嘗在北京舉行，向來皆在西藏，由達賴、班禪、諸汗及駐藏大臣蒞會行之。新呼圖克圖當選後，送之特建之寺中，由高位喇嘛監督，住寺年餘，經清廷發給新呼圖勒罕之認可證，及移送蒙古之許可書，然後由蒙古諸王，籌備典禮，迎之入境云。

(七) 佛像經典法器 佛像種類之最多者，喇嘛教中亦在百種以上，佛像之始自印度「錫叭」密教，輸入於西藏，其後以次增多，漸化為西藏式，其中八九皆為鬼

怪羅刹，或奇異猥褻之像，吾人觀之，咸生奇異之感。

蒙人以有佩佛，爲有所依託，無論男女老幼，其胸前皆懷一佛，名之曰懷中佛。男子銅鑄，女以布製，銅者上刻佛名，布者上圖佛像，雖顛沛流離之際而不棄，且信仰之程度，尤以危急時爲最深云。

今日喇嘛所用之經典，悉爲西藏文字，世傳元時嘗譯爲蒙文，今已無存喇嘛之尊重經典，與尊重佛陀相等，日本西本願寺別院駐北京布教師某，發願抄寫藏文之阿彌陀經，請於大喇嘛，堅辭不許，後重賂之，始得以乾板影寫，卽此足以窺見其對於經典之尊崇矣。

喇嘛教之法器，與內地佛教所用者無大異，惟有幾種特別品物，蒙藏人士咸以爲護身寶符，分述如左：

克利加龍王及金剛五鈷鉞 活佛死後，將其死屍腐敗所生之汁液，和土塑成「克利加龍王」及金剛五鈷鉞之像，謂旅行時佩之，可免盜劫及爲彈丸刀劍

所傷此風西藏最盛，內蒙亦有之。

瑪尼哈爾 喇嘛教之迴轉經器也，其狀爲六角形，高一尺五六寸，廣約四寸，周圍刻西藏文字，其中置西藏文字幾千之書，謂一度回轉，其功德篤於誦經幾百萬遍，故轉之者極多云。

念珠 以堅木製成者多；亦有用玻璃、水晶、赤檀香、胡桃等類造成者，誦經時用以記遍次；或套項上，垂於胸前，蒙人頗尊視之。

祈禱筒 桶狀，用風與水迴轉之，間亦有用器械者，自縱軸突出高凸線，恰如卷絲，參議之人，通行於前，必迴轉焉，但轉須自右迴行；喇嘛自左迴行，以示與俗人別也。

祈禱壁 特爲貯藏刻有「唵嘛呢叭咪吽」六字之板而造成長而且薄之石綫者也。蒙人以建此壁爲功德無量，喇嘛爲騙取民財起見，恆遍遊境內，應人所需，於岩石或石板上刻此六字云。

(七)喇嘛廟 喇嘛廟建築頗稱宏壯。極大之廟，於周圍作土城，中設正殿，供如來佛像，十八羅漢，四大天王等，而於左右前後，建伽藍數所，通常唸經之際，多在四周之堂宇內；若打鬼會，盂蘭會等大法會，則在大殿行之，然具此規模之寺院，蒙境不多見也。中等寺院，大殿以外，無他堂宇，卽有一二，亦不甚軒敞；其更下者，不過一矮小之寺廟，住喇嘛三五而已。

蒙古喇嘛廟前方立有石碑，高約丈餘，寬約三四尺，厚尺許，刻文牛與少女交合，有武夫怒目切齒，手執長鎚，腰繫少女首數十，騎牛背上，似轄牛狀，並塗采色於其上，觀之令人起一種奇疑之感。相傳古昔建某寺塔於西藏，歷十四年始告成功，凡搬運建築材料，悉賴牛力，及竣工，其蹄腿均已磨去，監工者掩牛之功，未報西天我佛，牛因勞而不得封獎，大怒而行淫，所過少女，類皆污之，後我佛知之，爲保蒙女貞潔起見，遂令武神下界，監管該牛，武神腰中之女首，卽神牛所污者；是後我佛勅令，凡蒙境內有廟之處，必樹牛碑，蓋不沒其搬運之功也；其使武神騎其背者，則表現

其行淫之罪，而並監督其行動焉。又一說：燕王掃北，祇遺一少女，天神使牛王下界，與之交合，一乳而生七子，爲今日蒙古人民之祖，故蒙人敬之云。

(八)送鬼及跳來青 蒙民迷信神魔，病不飲藥，惟曰有鬼，謂不設法驅出，則病無以愈，此送鬼及跳來青之習所以生也。分述於左：

(1)送鬼 人有病時請喇嘛若干，淨手，用芝麻油和小麥粉（他麵亦有用者）作鬼形，（麵鬼之大小不一，大者高五六尺，形略如人，咬牙瞪目，望之愕然，小者較少）作畢，齊聲誦經，令小喇嘛吹喇叭，打大鼓，由室內送麵鬼於野外，舉火焚之，然後衆喇嘛撤步反身，向病者家中疾馳，蓋恐鬼知其回路而復回病者體也。

(2)跳來青 巫覡假療病以惑人之俗，病家請巫者一人，左手持鼓，右手以鞭擊之，身亂動，口嗚嗚，於院中循圓路疾馳，使病者追隨其後，迨病者疲倒於地，巫者止步，筭爾笑曰：「鬼已無力，脫離人體也。」是謂之跳來青。

二十三 家常事

內蒙家常事情，極爲簡單，大半日出而作，男子出外牧畜，每一人看牲畜數羣，於其飲水及限制交尾等事，均格外留意。若遇天氣忽變，男子不能立刻驅畜回家時，則女子赴牧場，與男子同力驅逐，所謂內助二字，庶乎不愧。女子或緝包屋，或治內饋，亦無甚閒暇，而搾乳一事，向爲女子之專責；至於針綫手工，則時亦爲之。其育兒之法，與內地亦有不同：男兒生後，或穿耳孔，墜環圈，自謂易於生活，迷信使然也。有所謂撼車者，與東三省之搖車略同形，育兒之具也。以木爲之，形如半圓小槽，置小兒於內，放身旁，工作時以手或脚推之使橫動，則小兒或睡或醒，甚樂於其中焉。日入而息，不喜燃燈，恐蚊蠅之羣聚，夜則聚眠包內，極天倫之樂事，分室各住，吾等視爲衛生之事者，蒙民則未之知也。

二十四 雜俗

內蒙風俗，除前所舉諸大端外，左列數事，亦與人生有關係焉。

(一)蓄髮辮 蒙民株守舊制，除喇嘛與尼外，一般人士皆有蓄髮辮之風，故內地文明人（剪髮者）一至蒙境，彼皆以喇嘛呼之，或問以寶刹云。

(二)天足 蒙民一切事情，皆樂於模倣漢人，而纏足獨否。此蒙古之所以為蒙古也。故無論處女老婦，其對於足之主義，概取放任，甚至着鞋不着襪，或竟赤足遊走，以為發育成長之促進手段，無惑乎漢女多孱弱，蒙女多健強，且能習騎射，與男子競上下，而享同一之幸福。東西洋之旅行家見之，無不嘖嘖贊稱，良有以也。

(三)拜火池 蒙民室內，必修火池一個，以磚石為之，或以木鑲邊緣，時時拂拭，四季不毀，冬且添火取暖，每日不斷淨香，焚香致敬禮，來賓概不准以手足觸之，尊崇之程度，與佛龕相同，或謂其內供「孟良」，不知其何來也。

(四)懸掛白布條 蒙人迷信鬼神，已如上述，故每於大門上，或門外樹上，懸掛白條，謂能免惡鬼，使不敢入門也，風吹布搖，遠望之若萬國旗然。

(五)放血 蒙民篤信喇嘛，病不延醫，歸請大喇嘛或喇嘛醫，以針刺其前額，使出靜脈血，是名之曰放血。

(六)豬五查 年節以及婚喪大典，蒙古有送禮之習，王公富豪，多以豬、羊、馬相贈，而一般人家，尊視豬尾鬮處之骨肉，重約四五斤，謂之豬五查。茶煙米麵之四色禮，亦不若豬五查一塊，易得其歡心焉，此殆一特別習慣也。

(七)男女平等 蒙古婦人與男子分擔家務，勤勉耐勞，或且過之，居家則共作，外出則偕行，頗有平等之觀。邊城北帶地方，時有婦女騎驢，而男子執鞭以隨其後者，其不蔑視女子之人格，蓋與西洋同風，亦吾等所不及料也。

庫倫寫真

易道尊譯

這篇文章爲美國博物館第二次亞洲動物考察旅行隊的隊長Roy Chapman Andrews所著；他在庫倫及其附近住了半載以上，對於蒙人的風俗習慣宗教均親自觀察了一番。所以他這篇東西很可以供留心蒙事者的參考。

他說：『在現在外人眼中和現代的情形下……推翻呼圖克圖這偶像實爲一個曾有榮譽的種族的傷心的生死關頭……但蒙古種族的廢滅則全由於喇嘛教。倘把喇嘛教廢除，受相當政府的治理，蒙古尚有希望……又說：『動物生存的自然律的作用大受喇嘛教束縛的傷害……除非喇嘛教廢除了，我不見得這光輝的古蒙種族有回春的希望。』

現在蒙古已不堪了。愚頑的活佛屢次擾亂蒙境，無知的蒙人屢次被其愚弄，前清傳統的羈縻政策固屬無用了，即用武力征服恐亦非根本解決的方法。欲救蒙古只有普及蒙民的教育，破除喇嘛教的迷信，施以相當的治理。這就是我譯此篇的一點微意。

一九二一年四月 譯者附識

庫倫爲活佛的聖城，遠在外蒙北部，森林從彼綿延不斷，直達西伯利亞境界。世上所有許多的聖城，沒有像這個的。這城要算中世紀的一個遺蹟，蓋上了二十世紀文明的外飾——一個極端矛盾顯然不合時宜的城邑。汽車和新自無人煙的戈壁大沙漠來的駱駝隊商相交錯；神聖的喇嘛穿着火紅的或黃色的寬袍和穿黑長衫的教師相並而行，棕黑色的蒙古女人戴着奇特的頭巾，矚目注視最時樣的俄國姊妹們。

我們自南方到庫倫，終日馳馬，經行廣漠荒蕪的高地，及至午後歇足於一小邱之上，俯視托拉 (Tolar) 河流域，往下眺望，十英里之外，庫倫隱約在下草多爾

(Boqto-ola 即梵天山) 山的黑暗的陰影裏。一點鐘後我們達到買賣城的中國人的區域，初喫一驚。在世界奇異之鄉浪遊多年，竟全不知道所見的是甚麼。在蒙古這地方，我們似乎發見了一處美國邊境的哨兵駐在所。每所住屋和店鋪都是用很高的柵欄（未經斲削的木材做的）防護，除了高叢的輝煌的寺院的屋頂外，簡直沒有東方藝術的痕跡。

在我們能殼整理心中的景色以前，我們好像經過了美國的領域，入了一個近代的俄國的村落。華麗悅目的小屋子沿着道路，我不知不覺的盼望可以看見一所白色的教堂帶着個飾金的圓頂。但是教堂卻沒有見着，祇見了一所大而紅的醜不可言的屋子——俄國的領事署。這屋子孤獨的立了一個山岡的頂上，後方平原開曠，接連北境陰沈的大森林。自這屋子的威風看起來，便可以證明數年前這俄國的偶像操縱庫倫，以及可汗的古帝國所遺留的一切。

沿途有二英里都是俄人的小住屋路頭展開爲一大方地，所有明顯的差別都

失却了，一變而爲一個俄國的蒙古的和中國的難以言語形容的混合場。柵欄圍着的場所，騰空的旗幟臨空飛揚，俄人的華麗的小屋，蒙古式的覆氈的住宅和中國人的店鋪混成一片，品質雜亂，令人目眩。三大種族相遇於庫倫，而各保存其習慣和生活的方法。蒙人覆氈的住屋全未改變；中國店鋪的木算盤和穿藍長衫的夥友爲純粹的中國式；華麗的小屋子則爲俄國式。

但一到店鋪外，我們夫婦兩人便不會忘記我們是在蒙古。我們不倦的遊行狹小的街巷，巷中有土人的小店鋪。或觀看不定的羣衆：蒙人穿着各部落的服裝，西藏的進香的人，滿洲韃靼人或自土耳其斯坦來的牽駱駝的人和由文明的北京來的中國人飲食賭博。

在這生命的和品質的百色鏡的整塊中，這城好像一個舞臺上的大演奏，而且加上了奪目的真實。但我有一點不能使我自己相信爲真實：當一隊光輝的騎士帶着黃色的尖頂帽和流水似的孔雀毛由街心狂奔直下。又似乎大不可能：我——

平凡的二十世紀的一個漫遊的博物學家和我美國的婦人在這奇異的東方生活呼吸。

但我們和這中世紀的夢幻生活也有一個接觸點——我們倆都愛馬。全蒙古都在馬上生活，以事實而論，在夏天的兩月裏我們馳馬走了一千六百英里，只見一個步行的人。

一個蒙古人雖然一百碼的路也不肯走，倘若他能設法避免。他步行起來就和一隻鴨出了水一般的不快活，態度也差不多一樣的拙劣。有一個在庫倫的朋友曾說，「一個蒙古人可以做一個十分好的廚役，若是你給他一匹馬到廚房內馳行。」我們一上馬即和四周的眩惑的生活趨於同一了。那種在庫倫的不快的感覺就失却了，也忘記了我們達到這聖城是坐很不希奇的汽車來的。

我們所以坐汽車就是因為二十世紀的平常的理由——時間問題。駱駝走過戈壁沙漠，自張家口到庫倫，須四十日，但汽車有三天半就過去了。那時我們的時

間是很寶貴的，因為我們要替美國博物館預備第二次亞洲動物考察。

好在蒙古的夏天很短。我們的車馬必須預備，我們的助手雇好了，當五月中地上的雪消除了，我們必須到平原去工作。及到十月初我們又要回到北京，因在冬天，蒙古的溫度降至零度以下五十度或六十度，來自西伯利亞荒野刺骨的風，掃蕩這大高原，考察動物的工作是不可能了；雖蒙人也羣集覆氈的小屋中。

我們選定了庫倫做第二次亞洲旅行工作的出發點，因其地位於動物考察有奇特的便利，庫城位在松屬森林的邊緣，那森林迤邐綿延，蓋地無算，滿山滿谷，青蔥一色，遠過西伯利亞境界。南面密接寬廣的平原，那平原逐漸入於戈壁西部荒涼的境地。所以庫城為西伯利亞和中亞生物帶的會合點。這於平常人似乎太專門了，也許不重要，但在我們就不然了。我們可以於出發地數英里以內得着兩種全不相同的動物的——北方森林裏的動物和南方平原中的動物。

在一九一六一一七年，第一次亞洲旅行，已經在中國西南部和沿西藏邊境，作

了一個動物考察的開端。這第二次旅行，就在擴張考察的工作到蒙古去。我們希望在接近的旅行中，博物館對於化石學，古物學和人類學，可以開始作同樣的研究。

我野遊得很遠。我們在庫倫停住了一些日子，預備平原第一次旅行；在夏天裏，我們常回來。我們和庫倫很熟識了，每次我們馳過長街，愈見得奇怪，在通商時期，庫倫（在事實上全蒙都是一樣的）能設累世經年不受什麼改變。

在庫城自然有近代的影響。但所謂影響不過是一層外飾輕輕的覆在古代的文化上，和人民的根本習慣仍沒有接觸。這是由於蒙古遠在一方。在數年前汽車沒有通行，由南方經過這七百英里的平原惟一的方法，只是駱駝隊商，這種寂寞的旅行，簡直不能引起不常旅行者的興趣。俄國人自北方來到庫倫，直至這次大戰為止，他們在邊境的勢力要算達到最高度了。但他們的利益，照他們的見解，就在保存蒙人古代的習慣和迷信——第一喇嘛教堂。他們簡直不願意別的外國

人來開拓蒙古，想令蒙人和外界完全隔闕。

庫倫不僅是蒙古的首都和全境惟一的大城，也是呼圖克圖或活佛（教堂和國家的首長）居住之地。越過河流，活佛的宮闕密接着卜革多爾山麓而立，這山自河域漸升，林木叢集，高出海面一千一百英尺。

這封禪的山是一處廣大的禽獸保存所，有兩千喇嘛巡視，每個入口都有一個小寺或帳棚，駐僧侶防守。麋、鹿、熊、野豬和別種動物十百成羣，徘徊於樹林中，凡是到神聖區域內去行獵的，都要處死。

數年前有幾個俄人於晚間上山殺了一隻熊。他們被繩索綑縛回來，後面一羣癡狂的喇嘛護送。雖然這幾個獵人被打將死，還要俄國的外交官用盡力量去救護他們剩下的一口氣。

卜革多爾山在庫倫前方延長二十五英里，隔斷向南的廣延的平原。好像庫城一個偉大的守護者，直立空間，為在托拉河流域下落的飛機和快將建築的無線

電臺惟一的障礙物。

呼圖克圖有三所宮闕在托拉河上，一個爲俄國式的建築物很是討厭。其他兩個至少有一點蒙古建築物的本質。在主宮的中央，有一個大的白色高閣，帶着飾金的圓頂，旁邊有較小的亭，頂爲青色。全宮有八英尺高的木柵圍繞，各柱爲白色而飾以紅。

主宮安有電燈，院中有一個大弧光燈照耀。呼圖克圖所買的六個電燈器具之一，是由我們帶出的，但當我們猛烈的追逐一個狼時，電池中的硫酸瀉於我們的旅行的衣包上，所以我們很受了損失。

有一天的傍晚陸康德君和馬明君，把電具賣給了呼圖克圖，被召到宮中去領價錢；他們看見一件事，而今只在蒙古可能。幾千塊銀元拿到他們的汽車旁，那位付款的財政大臣請求他們當面過數。

一大羣的蒙人聚集在宮闕的近旁，末後一條長繩從一所屋子內引出來，蒙人

即跪下，恭恭敬敬的扶着繩，繩之他端輕輕的振動，假定爲呼圖克圖所作。跪求者忽然大聲歌頌，帶着一種野蠻的音調，繩一再振動，蒙人立即馳出，受了活佛的祝福，肅然起敬。這些事情，都發生在光輝的電光下汽車旁和卜革多爾山麓！

呼圖克圖似乎覺得他處君主的地位應該有一所西式房子和外國家具。他自然不想到裏面去住，但別的君主都有空閒的宮室，他爲甚麼不應該有哩？所以就建立了一所俄國式的紅磚屋，距其餘的住屋約半英里。家具爲急不可緩的事了，我的朋友陸康德君暫在蒙古政府中任事，被委去陳設一切。牀鋪的選擇最爲重要，因活佛也有時要睡，不能常替崇拜的人民祝福或戲謔，國家的大臣受了許多的困難在北京買了一張外國牀，運過了七百英哩的平原和沙漠，到了托拉河上的紅屋中。

陸康德君在呼圖克圖的私室內指揮裝置，他自己作了房中的婢女。因這是第一次他替一個活佛預備牀鋪，他十分小心的把清潔的被褥鋪好，蓋上被面。等到

所有的東西都收拾好了，他即向呼圖克圖的一個大臣報告。兩個喇嘛，在教會裏的位置很高的，來做檢查員。他們同意這牀的外表不錯，但不知道睡起來怎樣。陸康德君大張懸河之口，向他們說明沒有更好的牀了；這牀在京要算是首屈一指。他們細聲商量了一番，說這牀是否合用，必須經過試驗。所以他們不再煩勞了，各穿着齷齪的鞋和大袍，把骯髒的身子向牀上躺著，上下跳動。結果滿意除了陸康德和被單。

雖然在外人眼中和在現代的情形下，呼圖克圖和他的政府作出了一種奇怪的形像，推翻這偶像實為一個會有榮譽的種族的傷心的生死關頭。

在第十三世紀偉大的成吉思汗 (Genghis Khan) —— 一個牧羊會長的兒子，和他卓越的承嗣者忽必烈汗 (Kublai Khan) 於轉瞬間建立世界最大的帝國。他們不僅征服了亞洲全境，包括印度及波斯，並且向歐洲前進，直達底尼柏 (Dnieper) 河流域，留下一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血跡，和這次大戰野蠻的德人

震撼全世差不多相同。

全歐起來抵抗他們，武力不能做的，倒把浮華奢侈成了功。他們戰勝前進，飽得珍藏，乃開始仿效外國宮庭的虛飾華麗。蒙人天性本善馳善戰，過慣了窮因勞苦的生活。奢華的毒，吃進他們的筋肉內了，所以他們漸漸的失去了成爲偉大的特性。他們的帝國土崩瓦解，和初興起的時候一樣快，並且他們自身也受治於被征服的中國人了。

我已經說了外來的奢華，對於蒙古帝國的衰敗是應負責任的，但蒙古種族的廢滅，則全由於喇嘛教。喇嘛教是由西藏輸入的，當一二九四年忽必烈汗死的時。在此以前，蒙民爲自由思想的人，崇奉自然的神；但後來喇嘛教却定爲國教了。喇嘛教爲佛教宗派之一，他的教旨反對戰爭和慘死。依照習慣，每家要奉獻一個或二個以上的男子去供僧侶的職，喇嘛僧侶須守獨身，所以生產率很低。蒙古地域大於美國的面積半數，而只有人民三百萬，僧侶約佔男人三分之二。僧侶除學

習儀式外，均無教育，懶惰過活，生存毫無價值，受俗民供奉，利用無知無識的弟兄的迷信，詐取錢財。倘把喇嘛教廢除，受相當政府的治理，蒙古還有無窮的希望，因今日蒙古人的力量，忍耐和勇氣多半與成吉思汗的戰士相等。

西藏的宗教和蒙古的相同，駐拉薩的達賴喇嘛為教會全體的首長。班禪喇嘛位列第二，同在西藏，蒙古的呼圖克圖在喇嘛的世系中為第三。

數年前呼圖克圖的雙目幾乎失明，乃建一大寺供獻衆神，以求息怒。寺在庫倫西端的一小山上，四周圍以小木房，中住僧侶，寺名「喇嘛城」，因只許那些在教會裏服務的人到聖區域內居住。寺內有一尊八十英尺高的（木的）佛像，立在一朵金的蓮花上。像身鍍了很厚的金，嵌上了許多的寶石，裹着綢衣。

有一天我很僥倖，逢着大寺為女人及城中的信徒開放。我是否能進去有一點疑問，我即跟着一羣人通過一座外亭，左右跪着兩列喇嘛，帶着高頂帽和發火光的黃袍。我把帽拿在手裏，做出很謙卑很恭敬的樣子。我竟成了功，直達寺內，沒有

被阻止。進口站着一個僧侶，他由一個污穢的瓶內給我和其他的人澆滴聖水。肅然無聲，蒙人用這寶貴的水洗臉，俯伏於大佛像之前，佛首深入寺頂的陰影內已不可見。他們都和佛身披下的綢衣親嘴，這衣已經被成千成萬的人的口唇污穢了。每人又從寺內地上拿一些聖灰。四圍壁龕中千百小佛無情的瞧着敬拜的蒙人。

這種野蠻的赫奔的景色，使人狂醉。女人戴着奇特的頭巾和輝煌的長衫，跪着的喇嘛掀起發火光的黃袍，祈禱者無意義的半瘋狂的唱和，忽起忽落，時而被鏗鏗的鐃鈸聲和隆隆的蛇皮鼓聲打斷；這些東西使我的血在血管裏亂跳。

我覺得奇怪的頭暈，差不多情不自禁也要和蒙人一同跪下，和他們唱讚美歌。強烈的香氣，輝煌的顏色和粗野的音樂如醇酒一般，刺激感覺，麻痺腦筋。那時我纔豁然大悟。東方宗教感人的魔力。雖然我已有了二十世紀文化的基礎，還覺得他的情感的力量。他能敲束縛腦筋簡單未受教育的人民，生長於迷信中而且

有七百年宗教遺傳的人民，有甚麼希奇

禮拜過後，聲音大作。羣衆立起，爭向院內走，沿着寺屋去旋轉法輪。輪爲五英尺或六英尺高的圓筒，上飾以金的西藏文。輪中裝了數千紙條，上書禱文，每轉一周即可加增來世的功德。不但如此，在庫倫每一居民家中都有無數飄動的布條或紙條，上書禱文。這類小旗每在空中動搖一次，即可以替蒙人在梵天的靈魂求得平安。法輪不僅在寺院周圍可以看見，沿街都是；來參觀的蒙人用不着到拜神的地方去，隨地可以作善行。他到百碼以內的地去買茶或賣羊可以轉法輪一次或二次以至半打。

自各方面看起來，庫倫爲聖城的證據常存，雖一分鐘也不能忘却。數十寺院的金頂反映日光，喇嘛祈禱的吟誦聲常在空中。雖在大街中，也有檻褸的進香的人伏地祈禱，他們是由遠道到這喇嘛教的麥加（Mecca）爲回教的聖地——譯者註）來的。若是他們初次進城，切望非常的德行，他們行近岡上大寺時，每走一步

即須俯地叩頭一次。

雪白的木龕，在寂寞的街上，到處都有，而尤以寺院後面更多。每個之前有拜墊一座，一端高起，顏色帶黑，已被俯伏祈禱的蒙人擦磨光了。

雖然蒙人這樣注意死後靈魂的平安，但十分奇怪，他們很厭棄靈魂所自出的肉體。我不能確實知道蒙人對於一個屍體抱甚麼見解，但他們以為一個人死於屋裏很討厭，那是無疑問的。他們認將死的人為穢惡的表徵。在庫倫有一家蒙人在我的一個朋友的院裏築了一所小屋。在夏天裏一少婦害病很重，她的丈夫相信她將要死了，就把她的可憐的軀體移出屋外。她能穀立死，若是她願意，但死在他的屋中是必不能穀的。

屍體是認為不清潔的，且為魔鬼的住所，所以必須從速安置。有時全家收拾屋子，立刻出走，棄死者不顧。慣常將屍體載於車上，向不平的地方疾驅。那時屍體將落於途中，但駕車的人不敢往後看，直至他知道討厭的東西已經去了為止。不像

中國人特別的崇重死者，用鉅款去營葬，各個蒙人都知道他的屍體將葬於犬，狼和鳥雀的腹中。

我們初次歇宿於庫倫的一天，我的婦人和馬嘉利君（他是剛坐旅行砂漠的汽車來的）到河邊去散步。雖我們的帳棚不遠，他們看見一個死人，剛從城內拖出，卽有羣狗圍着咀嚼；那種情景令人嘔吐。

蒙古犬之野蠻令人難信。身大色黑和西藏的獒一般，慣食人肉，似乎引起了他們輕侮生人的心。每個蒙人家裏都有一個或二個以上的犬，一個人行近一所屋子或隊商，是非常危險的，除非他馳在馬上或有了手槍。在庫倫城內若是你晚上出去，不帶軍器，經過肉市，一定要被犬攻擊。

我未曾到過君士但丁堡，若是那土耳其城內的犬比庫倫還多，到那裏去住必定是非常不愜意的。我們在一個俄人家裏過了二三天，離市場不遠，差不多被不斷的咆哮的犬聲吵得發瘋了。犬雖大部分倚賴人肉生活，喇嘛也飼養他們。每日

下午約四點鐘的時候，你就可以看見一車通過大街，後面跟着百數十隻的犬。車上坐二三個污穢的喇嘛，帶着一大桶殘餘食物，分給與犬，因照他們宗教的信仰，無論延長何物的生命——禽獸或蟲類，都可以積大功德。

在喇嘛城下流域內，常有成羣的犬，因死僧侶往往擲在那裏去餵犬。草中白頭骨不下數百具，但却不準去觸動他。我一天幾乎惹禍，因為我向着—具距我們的帳棚約二三百碼的頭骨放槍。因蒙人相信遺骸裏住了許多魔鬼，倘被攪亂，羣鬼將去尋他們生存的親屬。

我們夫婦兩人過砂漠回北京時，幾被蒙古的犬吞滅，距不快的死不及十秒鐘。離庫倫一百七十五英里的平原上，有一大喇嘛寺，名叫渡靈（譯音），那晚上我們即就近歇宿。我們照常不張帳棚，只把睡囊靠着汽車打開。我攪了兩根槍於睡囊之旁，一為射鳥的小獵槍；一為滿力克的大線槍。

當我們預備晚飯時，即看見了許多的犬潛伏守候，但相距很遠，我們不以為意。

那晚我婦人被犬的吠聲吵醒了好幾次，但我熟睡了。約在早上二句鐘，她忽然醒了，知道有一羣的狗圍着我們。十三四個大黑犬迴環行走，好像一羣豺狼似的，漸漸的走近。他們彼此互咬，時而像豺狼那樣怒號，她害怕的渾身發冷。他們顯然是餓餓了。

猝然間一個高大的犬向前衝鋒。我婦人喊叫起來，我即連睡囊坐起，隨手去摸槍，我拿着了小獵槍，也不及更換，半睡半醒，對着那犬放。那顆小彈丸打在他身上那部分我不知道，但他倒地死了，不及二十英尺遠。其餘的犬折往左邊，我連放兩槍，又傷了兩隻。他們都被餘犬分裂了。我急出了睡囊，拿着線槍，對着月下的黑影，一槍一槍的放，打死了多少犬不得而知。在天明以前，死犬都被吞噬了。

居住庫倫，雖不盡如我所說的那樣可怕，但庫城坐落在邊疆地方，生活尙在未成熟時代。蒙人爲刻苦生活的民族，強壯無比。因爲凡平原的人都是慣於窮困勞役的。

蒙人善於使馬，自由不羈，和高翔空中的鷹一般。無時非獨立自在，雖然披着野蠻的輝煌的衣服。蒙人所穿的靴，除了保護雙足外，還可以供給日常必備的東西。他們的靴自然是太大，但留有餘地，在冬裏，可以加上幾雙襪，數目隨寒暑表的溫度而異。在夏天裏，他們常不穿襪，但靴內裝滿了許多不便攜帶的小東西。煙管和葉煙，小包茶或一個木碗，都可以隨便塞入大靴套內，因他們不知道有口袋那麼一回便宜的事。

蒙人日常生活對於清潔毫不注意。喫過飯後即用舌舐淨木碗，這碗是永不用水洗的。無論男女終身都帶着自小堆積的污物，除非偶然弄掉，或以經年歷久自行脫落，但不曾有意去洗滌，那是確實無疑的。或者也不能全責備他們，因為除了北部，水銀缺乏。在平原或戈壁沙漠中僅井中有水，間或有一口小池，在行程中把水去作無益的洗澡用，未免太可惜。再自九月到五月，刺骨的風從西伯利亞荒野吹來，溫度低落，於洗澡也不適宜。

蒙人的食物幾全爲羊肉乾牛酪和茶，和所有的北地人正同。他們需要多量的脂肪，所求均取給於綿羊。他們身上和衣上常有多少油膩，在衆人聚集之地，羊肉氣和骯髒的人氣真是受不住。有一次我們夫婦兩人到一蒙人屋內避暴風雨，我們時被窒塞的氣味迫而外出，他們一家人團團圍着爐火。

我必須承認蒙人的道德比個人清潔稍好一點。一人只可以有一個合法的妻，但是倘若他有財力，也可以養許多的妾，和家中其餘的人同住。姦淫公行不諱，於對手雙方均毫無傷害，一夫多妻在鄉下也是很平常的。

蒙人爲非道德 (immoral) 的民族，不是不道德 (immoral)。他們生活和無教的自然的兒童相似，自我們看起來，他們簡直不知禮節爲何物。下等動物能够保持種族的自然律的作用，大受喇嘛教限制的傷害，並且家庭關係的薄弱也發生弊病。除非喇嘛教廢除了，我不見得這光輝的蒙古種族有回春的希望。

要寫庫倫的居民和他們生活的方法，城的自身也不可忽略。我已說過岡上的

大寺和四圍叢集的喇嘛住室，很有威勢的俯視城中。寺的金頂，照耀於日光中，數英里之遠即可望見，好像一個宗教的路標，引導向麥加進香的人。

喇嘛城下寬街之一端為賣帳棚的市，過去即有鐵匠鋪，輻轡，炒鍋，張幕的鐵釘和其他遊行砂漠的緊要品，在一點鐘內即可買得——若是你備了價錢在庫倫地方，除了馬外，沒有低廉的東西。我們設備到野外旅行時，大受打擊。正如我一月前在紐約費二十元買一雙靴一般。此刻我們應該強硬起來，但我們在庫倫被漁利的中國人劫掠時——他們麵粉賣十元到十二元一袋，煉乳買七毛五一罐——我們雖鼓譟不平，但終於付了價錢！我們拿俄國的盧布去付價，每個值金洋三毛。（早前一個盧布抵得半元多。）雞蛋差不多沒有。有的是由隊商自中國遠道運來的，並且多半是腐臭的。雖然是這樣的蛋要賣三個盧布一個在庫倫！只有幾個俄國人養雞，他們的出產要算「金蛋」了，因一桶穀價錢在一百盧布以上。

幸而在冬天裏我們已將日用品的大部分由隊商送到庫倫，但還要許多的零

星什物來滿足我們最後的要求。在我們動身到野外去以前，我們對於聖城的出入道路很熟識了。中國人的商舖真的可以幫助我們，因在庫倫和在東方別處，中國人為最佔優勢的商人。

庫倫中大街的東端即稅關和外務部所在，街上有顏色鮮豔的法輪點綴，和活潑炫燁的騎士。稅關在一大圍場較遠的一端，場內充滿了駱駝隊商或貨車。還有一所無用的供裝飾的木屋子。公事房另在一所蒙古式的大屋子裏，密接圍場的牆。一端一所現代的精密的小房子，而他端覆蓋的木架上掛着一具電話機，顯出非常的矛盾。

距稅關的屋子不遠，我相信為世界最可怕的牢獄之一的所在地。在雙柵欄圍繞之中有一空場約十方英尺，欄上有門通地室。在這些土牢內有成列的木箱，四英尺長二尺五寸高。每箱內關着二人。

這些可憐的不幸的人的一部分，頸上還帶着很重的鐵鍊，兩手也合掌鎖着了。

他們坐不能直腰，睡不能伸足。他們的食物由一個六英寸的小孔送入，倘牢頭沒有忘記。有的人僅關幾日或數星期；有的終身禁錮或多年禁錮。不久他們的手足即失其作用。束縛的苦痛，難以言語形容。雖然在冬天，溫度降至零度下六十或七十度。他們也只有一張羊皮蓋着。他們怎樣能够生活於不堪的污垢中，半餓半餓，冬日冰凍，且須受永定的非刑，我不能領會。祇有蒙人能够活着，但有一個可憐的不幸漢，已經在那裏住了五年！

這牢獄也不是蒙古人自己發明的，乃作於滿清朝，當時中國人的權力達到了最高度，這要算是殘忍技術的智識上一大貢獻，再沒有比他更利害的東西了。

我記述這件事並不是逢迎有病的好奇心，不過要告讀者：庫倫雖有稅關，外務部，汽車和電話，裏面仍是一個中世紀的城邑。但是庫倫的一隅卻不能代表全蒙哩。

鄂爾多斯遊紀

甘永龍譯

陸軍少佐畢蘭勒 (Major Perrins) 者，英國之陸軍人員，素有聲聞於中國者也。嘗於一九一一年自北京啓程，遵陸道往遊緬甸，途經鄂爾多斯高原，著有鄂爾多斯遊記，茲遂譯之。

予遵陸遊緬之方針既定，即於一九一〇年六月三號由北京出發，乘火車西北行，抵張家口，路長一百二十三英里，由張家口至歸化城，路長二百七又二分之一英里，雇車三輛而往。歸化城地皆童禿，亦無樹木，居民甚鮮，皆中國人；聞昔日多係蒙古人，惟四十年來，爲漢人漸購其地而驅之使北，故蒙古人殆將絕跡矣。而歲獲大宗，凡三曰小麥，曰黃豆，曰雀麥。塵土飛揚，皆自西而至。山西北部之人所操方言，

音極剛直，凡諸京話者對於北中國他部分之方言尙易領略，而獨至於北山西則幾嗟乎無應矣。予由此一路至寧夏府（甘肅）除於薩拉齊（廳名，在山西綏道）一晤瑞典教堂中之烏保君（Mr. Oberig）及來訪烏保君之西人數輩外，惟於道途間偶值比利士傳教士數名，此即予所僅見之外國人也。

直隸與山西交界之處，其邊境穿過一鎮，名曰西穎子（譯音 Hs-ying-tzu）。今世所繪地圖，大抵將此鎮位置過於偏東，殊屬非是。山西一省，近已向西推展，將黃河流域（鄂爾多斯之北）包賅於內，直至相近東華協府（譯音 Tung-wang-yeh-fu 其實係鎮名非府名也）之處而止。東華協府在地圖上稱爲阿赤，其名爲華人所不知，而此處即今與甘肅省毗連之地也。歸化城之名，見諸公文則曰歸化廳，其丁口約自七萬至八萬名，山西省人煙稠密之地，殆以此爲首，其次則推大同府。有滿人所居之城，在歸化廳東北一〇半英里者，乃綏遠城也。

予於綏遠城雇北京驛車三輛，準備渡鄂爾多斯以達寧夏，自綏至寧，路凡三百

○三半英里，須二十日而至，車每輛僅該處本地銀四十兩，約合英五金鎊六先令八辨士，予又自置一篷帳，專供沙漠中之用者也。

六月十五號由歸化啓程，西向而進，渡一廣而且腴之平原；平原之北，爲一參差兀突長約二三英里之大山脈所界，其名曰大清山，延互而南以及於黃河。中國移民之至此者，時有其人；然亦有豔該處工值之高，僅來田中工作數時，時過卽返者。其歲獲大宗，則大小麥黍菽芝麻五者是也。

其城邑之大者曰畢喜子（譯音 Pi-hsieh-ch'i），約有居屋一千五百所；其次曰薩拉齊廳，曰包頭。薩拉齊廳在歸化西七十八英里，然據予所見之輿圖，則無一不誤識者，薩拉齊之居民，約共八千人。

包頭與歸化相去計一百英里正，是爲此部主要之城池，其居民約自一萬五千至二萬，羊毛貿易，以此爲中心點，煤商亦會萃於是。煤之出處，在城北十八英里處之山中。城內有車極多，足資行旅之用，然每年之往甘肅者又絕少，此則以道路艱

難故也。當冬令時，車輛遵黃河北岸而行，旋復南向，沿上都河而至寧夏，於途約須十八日或二十日之久。然在夏令，則以水勢泛濫之故，此路殊不適於用，故大抵渡越鄂爾多斯也。然鄂爾多斯係沙漠之地，行者非挾九日糧不可，遊歷家往往喜乘舟逆黃河而上，此則非一月許不可，且沿途須三四人牽挽而行。

取道於鄂爾多斯者，駱駝雖稍遲緩，然究勝於車，蓋駱駝隨處可行，若用車，則予敢勸人每車一輛，必駕以騾三頭，毋惜費而僅用二騾也。予所僱車夫中，其一係識途之老馬，故予一入此荒漠，未嘗不驚異於引道之人雖少，而彼竟能擇途而行，無稍歧誤也。彼又自詡能操蒙古語，然此則純係浮誇，無足致信矣。車夫中又有一人係染有煙癮而終日蹙臥者，然予則時時驅迫之，使下車步行焉。

予於六月二十號，率僕役二人，車夫三人，由包頭啓行，於蘭桂毓子（譯音 Lan.

Kuei-yao-tzu）相近處，乘筏而渡黃河焉。蘭桂毓子者，在包頭西南，相距可二十英里之地名也。渡河後，沿沙堤一線，西向而行。此沙堤者，介乎黃河與鄂爾多斯沙邱

之間，居者皆漢人，然亦如四散之晨星，寥寥無幾。既而抵德盛汗（譯音 Te-shang-heng），是爲沙堤之終點，於此乃稍有文明迹象。蓋建有旅店一所，足資小駐，並有堡城一所，堡中約漢軍十一二人也。當予乘筏渡河之後，予不幸爲騾所踢，車輪驟覆，壓於予蹕，沿途既無醫藥可乞，而予骨亦幸未折損，故蹣跚伏車中者二日，然一路依舊進行，未嘗以此而輟。

六月二十三號，予離德盛汗時，駐防兵相率出堡，有向予行軍禮致敬者。閱一英里許，抵一沙脊，其高約自一百至二百英尺，其形勢畧如與黃河作並行線，而鄂爾多斯之北界，即藉此沙脊爲之。

鄂爾多斯一地，就予一路所經過者而言，其長約一百七十二又四分之一英里，至石瑞池（譯音 Shih-tsui-tsu）而止。此一百七十二哩又四分之一之地，可分爲四段：

首段凡四十七英里，至大白生諾爾（湖名 Da-ba-sun Nori）而止。沿途純係

荒漠，間有沙邱突起。沙邱之上，多一二英尺高之矮叢樹，然亦有高至三英尺者，惟不多見耳。間或與漢人之爲苦力者相值，此輩皆備役於本地之蒙古侯王，力作已畢而歸者。其有井泉之處，漢苦力之環繞者，往往有一二羣，而皆以蒙古人監察之。此段行程甚劣，每小時祇能進行二英里耳。

第二段凡三十七英里，至石里諾爾蘭（譯音Shih-li-nor-tai）而止，蓋鄂爾多斯最爽豁之地也。其中有蒙古人之喇嘛小寺院五六起，其地勢亦較寬曠，有綿羊、山羊、犢、駝、驢馬之屬嚼草其間，每羣皆有蒙古人二三名看守之。首段之矮叢樹，本段亦有之。有沙脊一道，高自三百尺至四百尺，由本段綿延以向於西北，此段之行程較前段爲優美。

第三段凡五十九英里，至山燕井（井名San-yan-ching）西南九英里而止。本段有小沙脊連綿不斷，其勢亦漸進漸高，如山坡之斜削而上，終乃抵一平原。全段中僅有二井，且一路不見有蒙古人之草屋或畜羣，亦未嘗與一人相邂逅，是真不

愧爲荒漠。荒漠之上，惟乾燥之莠草，間或有二三英尺高之矮樹而已。

第四段凡二十九又四分一英里，至黃河而止。有斜削之高原，其勢遞降而下，沿途見喇嘛寺二所，間或有中國商人或苦力之往村中者。

就予一路所經者而言之，則鄂爾多斯實一荒漠之鄉，未見有絲毫文明氣象，且直至黃河之岸而始見有樹；若向所謂樹者，不過叢灌而已。沿途人迹尤稀，其來往者非入村卽離村者也。卽以村而論，其居民全賴井水，井之四周，有築以土牆者，有衛以石子者，是皆小小之中心點，蒙古人之畜牧者皆鄰近於斯，無以名之，名之曰村而已矣。統鄂爾多斯而言，凡予所見之蒙古人，殆不滿百名，間有二三圓形之小舍，近井而築，舍以竹木片爲之，頂上蓋以氈，其圓徑約十二英尺，高約九英尺，至十二英尺，此卽所謂村落也。然於最後之八十八英里中，則非特不見有村落，并不見有行路之蒙古人，既而遇渡夫一衆，約十二人，則在黃河中駕筏以爲生者也。所遇漢人約共二三十名，大抵係苦力，皆傭役於各村落者也。

鄂爾多斯之四周，皆有漢人移徙而至，遂蒙古人而自居；即其東部亦竟有之。獨至於鄂爾多斯本部，則以既乏水漿，而地勢之高，又不宜於澆灌，捨一二處畧可芻牧者以外，其餘幾盡歸無用，故雖堅忍如漢人，亦莫有攔入者。

鄂爾多斯除臨湖之衙署一所及喇嘛寺數處外，其餘更無屋宇。所見喇嘛寺中之最大者，係一二千方尺之磚屋，其頂係漢式，兩旁各有一較小之寺以爲之翼，其從者所居，則寺後有泥屋十一二所，據云此處喇嘛之侍從，全數凡三四十人云。該寺雖祇有牛車三輛，然一路苟非爲泥沙所掩滅，則皆有轍跡可見。野花種類，至爲繁夥，動物以蜥蜴及棕色鼠爲最多，間有數處，產鹿甚富，而尤以第三段內距離石里諾爾蘭九英里處之流域中爲最。予嘗於該部分一次所見至四百頭左右，若在他部分，則一次所見從未有過三四十頭者。此外則野兔亦甚多，禽鳥中如鷓鴣，沙鳩，野鴿，鷺鷥等亦間有之，惟鷹鷂與小鳥則獨無。

大白生湖，漢人名之曰泰鹽海池 (Ta-yeh-hai-tzu)。按諸地圖所繪，往往太偏

於北，且所佔地位亦太廣，至於地圖上所記之名，則又與以上二者不同，蓋其名爲哈喇莽喀淖爾 (Chara-mannai Nor) 也。此名爲該處蒙古人所弗稔。湖長自東北至西南約八英里，闊自一英里半至二英里，湖中絕無船隻，其西部有水，而東部則係鹽隰，鹽覆隰面，畧如一層之薄冰。渡鹽隰約百碼，地土愈進愈輭，予乃弗能復前。據本地蒙古人告予：當天雨之後，間或深至六英尺，隰中鹽爲是處蒙古侯王入息之一宗，此蒙古王者，其所居在由此南下九英里之處也。一路欲得清水，不得不求之於井，此外惟二小溪中有之。甲溪在麻巴拉 (譯音 Mou-pa-la)；乙溪離湖甚近。然此二溪之水，亦流漬入沙，探取不易，其餘河牀 (卽溪底) 盡皆乾涸，且多鹽漬。沿途以赤日當空無所蔽蔭之故，氣候大都晝熱而夜寒。某日當下午一點鐘時，氣候在法倫寒暑表九十度，及次晨五點鐘，則北風怒號，度數已降至四十一矣。幸當時所遇僅小雨二陣，最難堪之飛沙一陣。

鄂爾多斯之名，僅爲蒙古人所用，漢人則罕有知者。予於寧夏府遇一中國極有

才智之郵政司，彼亦茫然不知此名云何。考諸地圖，則有書河套者，其實河套係黃河北面一平原之名，此平原綿延東向，達乎賀蘭山脈以北。

查禮士君 (Mr. Charles) 嘗著有鄂爾多斯論，論中謂『赫式神父 (Abbe

Huc) 渡大白生湖南部以達石瑞池。』故予抵鄂爾多斯之此部分時，即謹遵赫式神父之舊轍而行，然據予所聞，則歐洲人之曾經此部者甚鮮，不過有比國傳教士，聚處於上都河，(地在黃河之上鄂爾多斯之西) 並有過上都河而行蹤更進者耳。予所挈者爲一空盒風雨表，是以一路進行，儘足以識地勢高下之比較。當予初入鄂爾多斯時，驗之於表，則地高四千六百五十英尺；既而地勢自低而漸峻，爲一千一百六十英尺；然後漸降至八百三十英尺；直至大白生湖而止。既過湖，又漸高至一千四百英尺，漸落至一千二百七十英尺，至近接石瑞池之黃河而止。然而石瑞池地勢之高，又至五千一百五十英尺也。予所僅見之高山，爲一參差斷續之山脈，蒙古人稱爲阿喇伯斯賀蘭(即賀蘭山)即鄂爾多斯之西界也。

予所見之淤泥（水勢淤積之灰泥）惟在距離石瑞池四五十英里處之山中，及將抵黃河之最後七英里內而已。

黃河兩處渡頭，其水勢皆甚急，河闊約均自四百碼至五百碼，且水甚污濁，與河南山東兩省內之黃河，水色相等。據稱現擬於河上置一比國小火輪，俾往來於寧夏歸化之間。夫鄂爾多斯之遊，不可謂無味，然欲既遊者重臨斯土，則其人苟非蒙古土著，必係染有狂病者也。

既而予抵石瑞池，亦曰石瑞山，差幸出荒漠而見文明氣象矣。然亦不過一位置於沙原之窮邑。其土甚瘠，其居屋僅七八百所也。自此南行三四英里，居然入一地土膏腴之壤，介乎黃河與賀蘭山之間，有河五道灌溉之。蓋此間四面之溝洫，皆賴黃河水爲滋潤，而此五道之河，亦黃河所浸注也。其出產物，則大麥，小麥，黍，高粱，黃豆，胡麻子，蔬果等，無不畢備。

由此過一繁盛之鎮集及一居民四五百家之小縣，而抵寧夏府。府離石瑞池六

十三哩半，自四十年前回匪亂後，休養生息，至今漸復舊觀，府中約有人口四五萬名矣。織毯爲寧夏最大實業，歐人之旅此者，惟英國畢特勒夫婦 (Mr. and Mrs. Biddler) 而已。

抵山西時，予未嘗見有罌粟花，據該處教士告予，謂官場遵守禁煙諭旨，絲毫不容假借，是不得謂非善政矣。入甘肅，則於石瑞池及寧夏府之間，見有罌粟田，然據斐特勒君 (Mr. Fiddler) 告予，則目前之罌粟，已較昔時減少至百分之九十矣。

按紀中所舉地名，多有地圖上無可考者，僅據西文譯音而已。

譯者誌

東方文庫目錄

- 〔1〕辛亥革命史
〔2〕帝制運動始末記
〔3〕壬戌政變記
〔4〕歐戰發生史
〔5〕大戰雜話
〔6〕戰後新興國研究(二冊)
〔7〕華盛頓會議
〔8〕俄國大革命記略
〔9〕勞農俄國之考察
〔10〕蒙古調查記
〔11〕西藏調查記
〔12〕世界之秘密結社
〔13〕世界風俗談
〔14〕日本民族性研究
〔15〕中國改造問題
〔16〕代議政治
〔17〕歐洲新憲法述評
〔18〕領事裁判權
〔19〕新村市
〔20〕貨幣制度
〔21〕社會政策
〔22〕合作制度
〔23〕農荒豫防策
〔24〕近代社會主義
〔25〕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
〔26〕社會主義神髓
〔27〕婦女運動(二冊)
〔28〕婦女職業與母性論
〔29〕家庭與婚姻
〔30〕新聞專業
〔31〕東西文化批評(二冊)
〔32〕中國社會文化
〔33〕哲學問題
〔34〕現代哲學一樹
〔35〕西洋倫理主義述評
〔36〕心理學論叢
〔37〕名學稽古
〔38〕近代哲學家
〔39〕柏格遜與歐根

〔40〕克魯泡特金

〔43〕處世哲學

〔46〕科學基礎

〔49〕新曆法

〔52〕笑與夢

〔55〕石炭

〔58〕科學雜俎(四冊)

〔61〕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64〕近代俄國文學家論

〔67〕美與人生

〔70〕國際語運動

〔73〕元也里可溫考

〔76〕近代法國小說集(二冊)

〔79〕近代日本小說集

〔82〕現代獨幕劇(三冊)

〔41〕甘地主義

〔44〕羅素論文集(二冊)

〔47〕宇宙與物質

〔50〕進化論與善種學

〔53〕催眠術與心靈現象

〔56〕鋪錠

〔59〕近代文學概觀(二冊)

〔62〕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

〔65〕但底與哥德

〔68〕藝術談概

〔71〕考古學零簡

〔74〕東方創作集(二冊)

〔77〕近代俄國小說集(五冊)

〔80〕太戈爾短篇小說集

〔42〕戰爭哲學

〔45〕究元決疑論

〔48〕相對性原理

〔51〕迷信與科學

〔54〕食物與衛生

〔57〕飛行學要義

〔60〕文學批評與批評家

〔63〕近代戲劇家論

〔66〕莫泊三傳

〔69〕近代西洋繪畫(二冊)

〔72〕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75〕近代英美小說集

〔78〕歐洲大陸小說集(二冊)

〔81〕枯葉雜記